

宣博薰著



森

羅

敷

記

商務印書館印行

宣博熹著

奔  
流  
散  
記

商務印書館印行



……在江北的堤岸上，又是嚴冬的深夜，冷月清姿地掛在天上，除了呼呼的風聲，簡直聞不到一點人煙，見不到半點燈火，拉蘇的伙伴們無聲地把繩繩繫在胸脯，彎曲着身子拖着笨重的大船向西面駛……

——西上運河——

# 目次

## 序詩

憶江南

..... 一

## 奔流散記

退出東戰場

..... 一

初渡長江

..... 五

瘦西湖的舊夢

..... 九

西上運河

..... 一三

徐州一瞥

..... 一六

隴海路上

..... 二〇

除夕子夜

..... 二四

在流浪羣裏

..... 二七

大別山下

..... 三一

從軍行

..... 三六

鄂東前線	四〇
戰地上的秋色	四三
退出武漢的外圍	四七
長沙大火的前夕	五一
綠洲	五五
端節過長沙	六〇
資水和東塔	六四
湘行雜記	
南嶽的夜色	六七
沅陵行	七〇
湘川道上	七二
後記	七五

## 憶江南（代序）

——寫給平明的江南讀者們

江南，

這令人沉醉底名字！

牠停留在江南人的腦海裏；

異鄉千百對江南人的眼睛，

在夢裏凝望着血泊中破滅的家。

江南，

不形容牠！

而今——

戰衣糾糾已披上了兩年。

虎邱靈巖有恬靜的風光，

太湖更如大塊文章地豪放。

憶江南（代序）

「秋水共長天一色」，  
古詩人的錦句，可爲明鏡做讚詞；  
梁溪有天下第一泉，  
寬闊的運河抱住牠的腰。

再往西走：

到了「蘭陵美酒夜光杯」的勝地，  
這是一個古香古色的龍城；

——天寧寺，

會流傳過許多飛簷走壁的故事！  
丈深的巨鍋，高聳的古樹，  
真不愧爲江南八大叢林之首席，  
巖冊亭別有幽緻，

原來是古「天子」曾出巡過。

你倘要到六朝金粉的首都，

就可瞥見金焦的面目，  
漣汎一過，

泛舟江心

叫舟子擲出鮮魚，再來四兩『花雕』，

紅着臉到甘露寺去看孫夫人的梳妝台。

從鎮江到南京，

火車只要一個鐘頭，

這時你會驚嘆龍盤虎踞的，

費金山，

果然天然

確有繽紛的雨花台，

似乎也含着國防意味

三春的小雨，  
風光旖旎，

憶江南（代序）

杏花村的佳釀

到如今還掛在一般詩人的嘴上；

桃紅柳綠，

到處出落得像風流的少婦一樣！

陽羨有竊賊，

我們決不能把牠抹煞；

「庚桑」，

「善卷」，

於今才被大發現。

「宜興器」五花八門，

紫泥壺古色古香；

真好地方，

值得去一飽。

獅子湖饑餓萬方，

名字比巨雷還響亮。

蘇堤的閒步太有詩意，

到龍井去喝一盅『真龍井』，

（會叫你感到心曠神怡），

湖邊還站着民族英雄的忠魂，

到秋社和岳墓前憑弔，你會肅然起敬！

夕陽西下時躑躅在『雷峯』的故址，

倦了，清澈的『南屏』鐘聲，送你踏上歸程。

江南

你永存在異鄉旅人的腦海裏。

飄烟未熄，

烽火又起！

你的身雖滿佈胡騎，

你却還是鐵塵不染的清淨，

神聖自衛的巨浪，

離江南（代序）

清（？）

會把你的污辱洗刷；

未來的你一定更偉大！

是那一天，

我將加倍興奮地來歌頌你。

江南的確太美了，

我要回到江南去！

二八，九，一，在鄞陽。

六

# 奔流散記

## 退出東戰場

大場突破的消息，震撼了東戰場整個人心，三個月來的勝利戰績，在人們腦海裏幻作一羣黑影。京滬線頓時顯得繁忙混亂，抗戰與上海以外的人，發生了切身關係。

接着八百壯士無恙的新聞，中大號鉛字刊在報紙上，京滬沿線各縣城的警報次數也加多了幾倍。

一個雨天的早晨，公司裏跑來兩個狼狽的中年人，在他們身上劃着一個剛從前線逃下的職民的烙印，同事王君忙着招呼。在他們急喘的談話中，才知道大倉已在他們走出的第二天失守。

兩位從大倉逃來的先生被同事們包圍住，談着前線的戰況。幾天的奔波已使他們增加了不少戰時的常識，然而九九歸一的談話，是打聽往江北的船到那裏找去。

公司裏人心更恐慌了。經理先生在他的寫字間思索着來回踱方步，好像要在辦公桌上找出應付時局的方案；工人吵着發工資，職員要求趕快疏散，窗子上發現了對經理抗議的字

退出東戰場

條。

崑山淪陷，時局急轉直下，天堂的蘇州，已數不清空襲的次數，實際上也已早變了。大家不平地嘆一口氣，知道這次的事不能比一三二八了，兵站，傷兵醫院都設到了武進城。我們的經理先生看着整百台機器，數百間房子，也只有無可奈何地搖一搖頭，嘆連的呼喚，在他的判斷和同事們的要求下決定下來——發遣散費。

在會計處拿了一疊鈔票，心裏倒又晚上無限的悽愴，想到資東們分贖，朋友的離去，似乎把要求遣散的情緒冷了一半。老門壘堆着久經世故的笑容，悄然地送我走出大門，對我說：日後一定會再見的。

叫一個工人攙了行李，在一個雨途濛濛的下午，我向母親住養的那個鄉間進發。在出城的一段公路上，情形很淒涼，運濟靈的船隻，沒有一艘向東開的。將士們疲勞地向西撤退，難民一羣羣的各奔前程，大帆船已，小茅蓬裏，那塞滿了西上的軍民，公路旁的餓子摸不到一粒老百姓，門板和棹椅，成了弟兄們臨時燃料，暮靄中的鄉村，還能聽到公路上一二聲的鈴響。

下過十天雨，已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和母親到底還戀念着城裏的老屋，一見到暖別了半個多人的太陽，格外覺得親熱，這一天終於興奮地得到了進城的機遇，還可以順便到離城三十里的南鄉，打聽一個從上海帶回來的口信。這樣決定了，我和母親清弟三人，分途向城中進

發。

剛踏上公路，遇到城裏的鄰居，扯着我們的衣角，暴燥地勸我們打消進城的念頭，因為昨天城中已有好幾處被炸，說不定今天炸得更利害。

申謝了鄰居們的美意，我們還是向城裏前進，飛機隨着在頭上打轉，我和楚藕抄小路由海門進城，清弟只好由他打西門到姑母家去。這一天飛機沒有斷，炸彈聲也接連着爆發，到傍晚的時候，遠望城裏已是火光熊熊了，母親擔心着老屋被炸，我攔住她老人家用快速度由南門進了城。

一條大街已燒得滿天通紅，巷口已被隔斷在火鏡中，我們再由後街穿過了自己的巷子，屏着氣息，踏着瓦礫，好不容易到了自家的古屋。

古屋沒有炸，狼狽地站在斷垣殘壁中，樓窗倒在天井裏，桌子和的塵埃至多有二分厚。母親和我無聲地收拾着冬季的細軟，抽成兩個大包，我們更下意識地把應子仍舊擱到原處裝好，箱子放在床底下，勉強還把房裏收拾了一下，這才鬆了一口氣。雖然明知古屋立刻就要毀滅，可是仍不願意放棄萬一的希望。

在大路的城中草草住了一晚，次日清晨我和母親各背起一個大包，離開了祖居的古屋，嚮向鄉間走去。這一天的情景更不同了，人們倉促地往城外走：緊張，恐慌，嚴肅，悲哀，劃在每個人的臉上，並且互翼着空前的浩劫，各人內心交流着一樣的恐懼。

到西門的姑媽家，才遇見了清弟和龍鎮的老祖母，我記得日記上有一段記載着當時的境况，不妨把牠抄在下面吧：

「翌晨，攜綢軟至西門姑母家，乃得與清弟祖母會晤。祖母猶在病中，由清弟扶之始能舉步。姑丈母背負行李，亦擬下鄉暫避，而清弟一見母親及余即大哭，云昨日至家中見已被炸等語，余即勉以區區家產不足掛齒，惟望能自圖奮發，清弟始領首拭淚。此時也，晨霜方止，朔風排嶺，祖母於老眼迷糊中，猶屢詢家中被炸情形。而日已三竿，敵機將至，經姑母再三催促，始含淚分別，余賭此離散情景，亦不禁悽然淚下。」

從這天下鄉後，謠言更熾，敵機日必百餘架，輪流轟炸。報紙停刊，城裏來人都說無錫已蕩失守，敵我兩軍已在武進東郊激戰。我的母親又率領全家向離城更遠的村中躲避。

在沒有知道故鄉淪陷的前兩日，我告別了慈愛偉大的母親和親切的家人，同着清弟和另一位表弟，從一片淒涼的北風中踏上了流亡的征途，開始向着遙遠的前面進發，去找在抗戰中應有的路向。

## 初渡長江

走上征途的開端，和三個不認識的廣東兵結了伴。

相識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大家都是從東向西撤退的，目標不一定相同，動機卻只有一個，更主要的理由是：彼此都是青年人，各個內心都交流着年青的熱情，而戰爭更使同胞親熱了起來，嚴肅地表現了偉大的民族真義，所以我們之間一談起來就顯得非常親熱了。

想我這樣的稱呼他們，「廣東兵」已在東戰場人們腦海裏樹下了深刻的印象，廣東兵太好了，有禮貌，買東西客氣，不擾雜老百姓，這許多都是給人們深刻印象的理由，雖然其他的隊伍也是這樣，可是總沒有廣東兵那麼自然地掛在人們微笑的嘴上。

我們談得很起勁，在他們口裏又知道很多關於這次東戰場撤退的原因，他們對抗戰太堅決了，連連對我們講：隊伍到南京附近集中後就準備反攻，言下沒有一絲悲觀的神情。

饒澄路上很熱鬧，初冬的寒風掠過每個向西撤退的軍民，將士們荷着槍，難民們負着行李，雖然是撤退，卻沒有一絲冷落的悵寂，尤其是我們六個青年人，邊說邊笑的走着，簡直忘記了走路的疲勞。

第二天跑路的成績真不錯，當太陽落到西山時，我們就走了七十里，當天晚上住在一個大

鎮市的一家飯舖裏，女掌櫃起先見我們三個大兵三個難民似乎很恐懼，可是在我們一番溫和的談話中，馬上就把她變得親熱起來，連連搬出許多飯菜給我們吃，並且留我們在她舖子裏歇宿。

到鎮江的諫壁鎮是第三天的事，在這三天行程中，三位南國的弟兄真幫了我們不少的忙，雖然相交僅僅三天，可是我們吃喝都在一起，並且他們很慷慨，每休息下來，總是他們先拿出錢來買點心吃，尤其是一位姓雷的同志，清弟已和他頑皮起來了。

本來我們當晚趕到鎮江住夜的，可是在諫壁的汽車站就遇見了好幾個拿各色槍的武裝同志，他們一見我們就說：前去××里就有×××在那裏向過去的零星武裝繳械，如遇老百姓就要拖去當兵，所以他們已停止前進，現在鎮上已住了很多的弟兄，準備共商應付對策，所以也親命地制止我們前進——到鎮上住了再說。

鎮上很熱鬧，飯舖裏都坐滿了風塵僕僕的弟兄們，他們邊吃邊談前進的問題，大家都眉飛色舞準備聯合起來衝過去幹一下，可是你拉住他們問問前面到底怎麼樣？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在那裏拉伏繳械，結果誰也找不到，我心裏明白，他們又是中了謠言的毒！

當天晚上只好在鎮上住下，三位可愛的廣東同志還極力安慰我們，包險我們到南京，叫我們儘管放心，文同志拿出從廣東家裏帶出來的銀餅去買了米和魚肉回來燒，大家飽餐了一頓才投入了夢鄉。

第二天起來，看到一羣羣老百姓拿了包袱向着一個方向氣喘的跑過去，並且絡繹不絕，講不明白什麼事，也預料不到局勢會變得這樣快，忙着向在我們住的那家老板打聽，才知道他們都是趕着去過江的。

一聽長江就在鎮的後面，不由得我跳了起來，因為我只聽過長江如何的偉大和附帶長江的故事，而從沒有見過長江一面，「江無邊，海無底」這一句父親在世時常講的遺言，又在我耳邊響了起來，於是我便拉着這一位和我同年而小我幾月的表弟，要他伴我去看長江！

這是表弟有成見，他一見了長江和一批批過江的人們，也引起了他到江北去的動機，他說到鎮江暫時去不得，而到江北後一切比較安定些，他聽我到揚州還有親戚可找，就趁發增加了他過江的勇氣，這樣我們就決定走了回來。

清弟很不願意立刻就到江北去，原因是不想離開三位廣東同志，可是總拗不過我們的主張，雖然我們與三位廣東朋友也有了深刻的熱情。

廣東弟兄遺憾地不能送我們到南京爲歉意，我們也戀戀不捨地向他們致了許多謝忱！在一陣熱烈的握手，我們只有互道珍重而別！

「希望你們到南京反攻，我們准在武進相會！」我興奮地舉起右手，望着他們說了別前的最後一句話。

趕到過江的地點，離開船的時間已很近了，四隻小船在江中擺動着，老的，女的，行李，

小車第一批批的向船裏塞，雖然是義渡，可是五角錢一個人的船票誰也覺得便宜，我們剛跨到船上，就解纜離岸了。

看着滾滾的江水在朔風裏翻起綠色的浪潮，再遠望岸上的青山，真使我噴嘆自然的偉大，可是船在江中顛簸了幾分鐘，我也跟着昏厥起來，開始是一陣頭暈，接着就心裏翻動而嘔吐了。本來早上吃的半生不熟的贛東菜，經過這下子的昏船就一齊吐光了，清涕蜷伏在船邊好像也很難受，可是也還支持着和我打背，擔心地睜着憂悵的圓眼望着我，利害的還是表弟，他愜意地躺在蘆葦上，隨着船身起伏得很是有趣！

船到江心，我的行李忽然飛到了水中，我們都看着它被浪花打得高一陣低一陣，清弟焦急地高聲叫船夫打撈，可是船和行李卻越離越遠，我當時已難受得要命，心裏也顧不到這件行李了，因為人遇到肉體上受嚴重打擊時，他一定會變得消極，不過我真佩服船夫快的責任心，後來他們居然用管子把行李拖到了船上，使我的被褥幸運地在長江中洗滌了一次。

到了江北，景象就顯得不同了，田野沒有江南的整齊，阡陌也不像江南的有條理，起伏的隴坵，抵深的水窪，到處可以看到，樹上只剩了幾株骨幹，空氣也顯得冷寂，我看着這眼前的淒涼，再神往一下烽火中的家園，不由得我想起江南來，心上倒又兜上了無限的感慨！

二十八年仲秋後三日午後在邵陽。

## 瘦西湖的舊夢

我們一行三人在江北公路上走着，向揚州城邊發。

清弟走路老趕不上我們，雖然大家都負着一個同樣重的行囊，可是畢竟他的年齡小，我和表弟走在前面，總很擔心地回過頭來向他望一望，有時我們索性等他走過去後再走，我和表弟在路旁的田裏挖紅蘿蔔吃，清弟因為走不趕不上我們，是沒有停留下來的福氣了。可是他走到前面將要看不見的地方，卻又耐心地坐下來，這樣看見我們站了起來他才重新走，不到一會兒又被我們趕上了，儘他嘴裏講得響：叫我們只管走，但是我想他心裏一定也很膽怯，甚至比我的擔心還要利害。

要不是鬼子踐踏到鄉土，像清弟一樣十六歲的孩子，還不正是在學校裏讀書，在母親前頭麼？可是戰爭已不容他把少年消磨在教室裏了，他卻也只有不顧風霜跟着我走上了茫茫的征途，我看着清弟背着行囊費勁地在前面走的背影，不禁有些憐惜起來，雖然我比他大兩歲。

江北公路上很熱鬧，在公路上看兩旁田野村莊，像到了西北，橫跨在淮河上面的萬福橋，費五分鐘時間才走得完，我沒有見過黃河鐵橋，可是我踏上了萬福橋已滿意地覺得祖國的偉

大，在橋欄俯視一下淮水，急瀄澎湃，和揚子江一樣的奔流。

揚州成了我們前進的目標，大家心裏像存着一絲希望，這六朝金粉的江北名邑，它已在我腦海裏做上了幾年美麗的夢。雖然我也會讀過郁達夫的『揚州舊夢寄語堂』，他寫出了揚州的風景多使他的理想失望，達夫說：『縱然是你找到了一個名勝古蹟，也不過是一條泥徑半塊斷石而已。』（辭意大概如此文句記不清楚了）可是我想祇是一條泥徑半塊斷石才能越發引起人的懷古幽思呢。

『騎驢上揚州』，我走着公路上騎着驢子的人，戴着瓜皮帽閑適地在驢背上顛簸着，一個龐龐的揚州城又在我腦海裏撞憬了上來。

在慕鶴中老遠就看見揚州城樓的雄偉了，當我們東關進城已經是滿城燈火，我依照着手冊上的地址去找一位不大親熱的親戚，可是門役的說話竟使我失望，原來我的親戚已於幾天前下鄉去了，我看看門役說話的神氣和語調，早就揣測出是怎麼一回事，因為我小時候聽母親講過珍珠塔故事，所以也就不在乎的留一片而去，當晚就打尖在一家小客棧裏。

第二天我們成了江北的流浪客，我看看揚州也有了戰事的景象，當我們躊躇在揚州街頭的時候，無意間碰到了一個不認識的同鄉，備說曾經在故鄉某地集會的時候見過我，所以才冒昧地和我們談起話來，我直率地告訴他我們正在徬徨中，他說願意介紹我們到揚州××傷兵醫院去服務，雖說沒有待遇，膳宿當無問題，於是我們滿意地答應了下來。

醫院駐在揚州南門外的天寧寺，卻是游瘦西湖的出發點，並且天寧寺也算其中遊覽節目之一，雖沒有故鄉的天寧寺那麼雄偉，但是氣勢也有相當的軒敞，我們踏進了院中，就開始着替成百的負傷將士服務，我想他們一定也是從東戰場撤退下來的，這形中我們之間還存着相當的親熱！

瘦西湖的舊夢終究實現了，初冬的午後，晴朗得沒有一絲風，我同着表弟和清弟沿湖階壁過去，湖幅起初很狹，漸漸向裏走才顯得開闊，不過開闊處也只像運河那樣而已，瘦西湖的得名，恐怕就因為它是一條瘦長的弱水吧。

沿湖走去，岸旁有許多精緻小巧的水閣，並且都標上了很清雅的名字，想來是熱鬧的時候給遊人品茗的，可是現在卻把門關上見不到一個人影了，許多風景中多半是人工砌成的，像「綠楊村」前幾個房子，骨幹用水泥製成，屋頂卻是用草鋪，我想設計造這房子的人也許算是他的別出心裁，可是天地間那有這樣愜意的事呢？他想及今古中西之優勝於一堂，可是叫旁人看來似乎有些強調！

湖神有知，蕭殺的空氣中有三個穿清人來欣賞他的輪廓，湖邊靜得像午夜的臥室，我們坐在「五亭橋」上長嘯一聲，才知道樹上還縮縮着怕冷的小鳥。

古寺中傳來了鐘聲，我們索性在湖邊坐了下來，堤邊的垂楊卻很整齊，我愛她比任何瘦西湖的景緻都好，每一岸分種着兩列，站在一端望過去，像一條用柳樹砌成的巷子，要是春天，

我想一定有不少人到這裏樹蔭底下來遊憩的，可惜我們坐在這裏正是嚴朔的初冬，我看着天上的白雲，再望一望提迷的垂柳，設身一想，我是實現了瘦西湖的舊夢。

表弟和清弟在比賽着用小石子打湖水的浪花。

柳絲楊城廓是揚州，我記起了古詩人的簪句來。

二八，十一月七，雨後在邵陽。

## 西上運河

我們離開揚州的時候，江北的局勢已很緊張了，大砲和機關槍已可以清楚聽到，每一個揚州城門口都已堆滿了一人高的砂包，揚州那時的隊伍似乎還很少，守城的都是地方部隊，每個兵都把洋槍對準城門，手榴彈掛在胸膛，顯然情勢已嚴重到了極點。

醫院當局封了六條大船，把全院的負傷將士和服務的員役都裝到了船上，急遽地離開了揚州，溯流西上。

因爲是逆水西進，所以全體服務的員役都有上岸拉纜的義務，記得有一次要趕到一個縣城，那天晚上我與清弟都上了岸幫着拉纜，在江北的堤岸上，又是嚴冬的深夜，冷月清寒地掛在頭上，除了呼呼的風聲，簡直聞不到一點人煙，見不到半點燈火，拉纜的伙伴們無聲地捲着纜壓在胸膛，彎曲着身子拖着笨重的大船向西面拉，堤岸兩邊都是水，運河和寶應湖一樣地抽着恐怖底嗚咽！

拉纜的人們太辛苦了，北風刮，寒霜降，無情的侵襲使人不斷的打寒噤，起先大家還有興緻唱唱大路歌，漸漸歌聲也沉寂在氣喘中了，岸上的人太冷了，就摸索到船艙被窩裏睡覺，只外換一批人繼續的拉，這樣繼續地一直到黎明。

五天的行程，才趕到了清江，這是一個運河的商業重心，鹽和煤炭的經營會使多少人發了財，可是現在每家舖子卻把門掩上了，我不由得想起揚州人的膽大，失守前兩日舖子還照常營業的勇氣來。

揚州失守了，醫院無人負責，伙食漸漸都不能維持，同事們相互嘆一口氣，我們在施粥廠裏吃過兩餐稀飯。

在街頭上遇到兩個同鄉中年婦人，談起了流亡，大家都掛着酸囁，打聽一下路程，跑去後，還有水路可通，不過船隻是很難找了，我把腳上的鞋子脫下來，叫鞋匠加厚了幾塊廢皮，準備繼續的面上——到徐州去。

幸運的我們到清江三天後竟找到了徐州去的船，並且船身很大，是從上面裝貨到清江來脫售的，現在已卸空了回去，我們二人睡在一個底艙裏，把地平板蓋蓋住了，簡直沒有一絲風吹進來，倒也感到相當的舒適！

清江上去，運河沿岸的民間更荒苦了，我們臨時吃到了紅繩米的稀飯和硬硬的大餅，每一縣城的城牆都是土製的，並且祇有半丈高，把江前的城牆來比一比，真有些巫小巫小之嫌哩！

我生在平坦的江南，對山水似乎接近得少，這一次的流浪使我對山水發生了特別的愛好，我坐在運河的船裏有時探出頭來望一望，運河兩岸非常遼闊，船身徐徐向西行駛着，我覺得

未有詩意了，胸膛頓時也展開了許多，我把船比作在大海中行進，拿自己做了航海家，我愛戴着眼睛拿一本書，坐在船頭上的桅桿下，把背靠着桅桿，看着兩岸的景物向後移動。

表弟蹲在船艙裏畫出二十多天來的流亡經歷圖，清弟頑皮地磨出了他的平劇，嘹亮的樂子衝破了運河的寂靜，我看着運河的水流，在日記簿上寫了一道短詩：

運河的水流啊！

我願你永遠向東流着；

總有那一天！

你會把我送回故鄉去的。

船過宿遷，恨我沒有上岸去看一看這江北的工業區，幾個烟窗在我悵惘中消失了，幾聲汽笛，抵鹽灣鎮，太陽已祇在西邊露着半個頭了，爲着要趕到運河站搭車到徐州去，我們就捨舟步行，我和幾個同伴騎着腳踏車輪流負着清弟前進，在蒼茫的夜色中，我和表弟失掉了聯絡，賦以呼嘯爲號，這樣繼續地於深夜才趕到了隴海路的運河站。

運河站候車的人很多，大家都把行李舖在候車室裏躺着休息，我親筆就把手行李舖在池上，準備守車到天明！

天明後，我們就要爬上北上的火車到徐州去。

十，三十一，旅途在南嶽。

## 徐州一瞥

歷史上不知從那時戴起，地理給徐州註定了幾千年的命運。這一座楚淮的重鎮，從古多少軍事家爲它絞盡了腦汁，兵誌上天賦它是兵家必爭之地，一直到幾千年後的今日，敵人的戰略還和它在地圖上打了攻擊的符號，津浦路局恐怕陌生天遺忘了它的聲望，在月台的牌子上銅山縣下還加上了『徐州』兩個大字，徐州，真不愧是名城一座！

我們到徐州已將近上燈的時候了，原因是運河站南來的列車於天亮了才到，當火車駛進運河站，看它就像一條遲笨的老牛，而機器的呼吸聲，卻代替了牛的喘氣，車輛既少，大半又是裝貨的鐵板車，僅僅幾節客車上已載滿了打從隴海南端來的人，車廂裏實在無法插進去了，我們祇有狠命地攀上了車頂。

車頂是中間凸起，兩邊下斜的，人坐在上面必定要趁着它的形勢，四週又沒有可倚靠的欄杆，偶一失慎生命就有顛覆的危險，我擔心着清弟，就叫他用一條布帶把身體捆在汽筒上，車移動後，顛簸得十分利害，我們坐在上面，幾乎把心靈送到了天邊，不妄的驚悸，真使火車笑不得，車走得又是那麼慢，寒霜和北風把面頰和耳朵刺得發痛，車在北風中走了兩個鐘頭，車頂上的人幾乎凍僵了。

滿想太陽到地平的時候就可以到徐州的，不料離徐州三十里的地方又遇到了警報，車頭關了，留下車輛在路上等待厄運，客人分散兩邊躲空襲，幸虧這時已有了太陽，可是熬了一晚，肚子倒又餓了起來，很少的逃難川資早已用完，錢夾裏只剩了幾張郵票，方才是冷，現在卻饑，焦急地只有在路邊喝幾碗淡茶，好容易等到開車，這時的太陽卻又躲進了西國。

徐州站上很熱鬧，斗大的標語橫在月台上，「不怕飛機大砲只怕無勇氣！」我第一次讀到這樣偉大的句子，我們下車後第一件事，就把我棉衣袖上母親臨行前給我縫在裏面的金戒子拿到金舖裏，然後才走進旅店休息了一會，踏上了徐州的街頭。

這時已滿街燈火，徐州街頭在晚上又開始活躍了起來，據本地人告訴我，徐州白天是沒有市面的，晚上卻總要到午夜十二時才停止熱鬧，甚至有的舖子一直要到通宵，這是抗戰後的一種特殊現象，鬼子剝去了我們太陽下的自由，可是在燈光下我們仍舊會活躍起來的，徐州的晚上，電燈閃爍着全城發亮，一樣的光明，沒有叫初來徐州的旅人感到驚赫不慣的窒息。

這裏已帶着北方意味了，並且方言也顯得那麼乾脆有勁，我雖然沒有走出省境，人卻像置身在北國的城市了，吃食舖裏多半門前推着饅頭，我們在一家北方館子裏吃了一碗片兒湯，又吃了幾個饅頭，胃口並不覺得異樣，相反地吃得很是新鮮有趣。

我們又到澡堂裏洗了一次澡，把二十多天來的征塵洗淨，這樣才鬆一口氣走向了旅館，並且還化毛錢買了兩片花生，個毛錢買了兩隻燙熱的雞子，作爲今晚的消遣品。

第二天早，就遇到警報，茶房催着我們出去避難，清弟卻極膽怯不肯跟着跑，我蹲在那外廳着炸彈不斷的爆發，真擔心着清弟的命運，因為我們的旅店就靠近車站，而本地人告訴說炸彈聲就響自車站的那個方向！

解除警報，口氣就跑回旅店，清弟卻仍舊擔着茶壺坐在房裏，我看他的神色猶倉惶未定，他告訴我方才轟炸時的經過：

「我畢竟給茶房催着跑出去了，我又不知道方向，竟走到火車站的旁邊，這時飛機已在頭上了，我只有臥倒在地，炸彈投得很多，完全在我四週，有一個小炸彈竟落在我的身畔，當時我以為一定會被炸死的，高聲喊一聲媽媽就閉上了眼睛，誰知炸彈掉下來竟沒有爆發！」他說完鬆一口氣，顯係方才受了極危險的驚嚇，接着又說：「哥哥，以後我一定躲警報！」好像炸彈方才不應該不聽我的話。

吃過午飯，茶房說有上鄭州的車子，我們又把行李搬到了車站。

徐州是身經百戰的名城，自從津浦隴海兩路經過於此更增高了它的評價，南京失守，我國重言繼續抗戰後，敵人就集中兵力向徐州進攻，竟欲奪取徐州而切斷隴海，打通津浦。「保衛徐州」已成了全國一致的呼聲，我幸運地經過這座雄偉的名城，並且我看見徐州的人那麼堅強地活躍，好像是天賦了他們勇敢的性靈，幾千年來的戰爭有遺傳性地把他們鍛鍊了起來，可惜我匆促要繼續北上，否則我當在這裏住一個時候，使自己也薰陶一點北方人的性格，在省境

裏最後的一個大城裏多留戀一下！  
我在徐州站台上神往了好久，最後只有默默地祝禱徐州永遠的健康！

## 隴海路上

北上隴海車開過商邱縣，隴外展開了一片平坦的原野，火車在北風中行進，自己好像騎在駱駝上到了北國，隴外的景象，我應該說是有些淒涼的，這裏的土地怎能和江南的肥沃相比呢，眼前的遼遠，看不到一株大樹，屋子又很矮小，並且多數是土磚做成的，很有些像畫片上的蒙古包。

在每一站台上停留下來的時候，到車窗口兜生意的都是戴皮帽子的本地人，河南的鷄子真便宜，三角錢可以買到兩隻，可惜雞皮上都塗了紅顏色，要剝去後才能夠下咽，我們買了一瓶酒，又買了幾個『高裝饅饅』，在車廂裏邊吃邊喝着，簡直忘記行車的煩悶，清弟戴上了在徐州買的空軍式的絨帽，舒適地領略着窗外的風景，天真地對我說：『哥哥，我們在旅行哩！』

開封車站的電燈老遠就看到了，燈光閃爍可以判斷車站的寬大與情形的熱鬧，爲着我們這一次列車有些意外的事情，竟在此停了一天一晚，可惜我事前沒有打聽清楚，否則當可站在開封城樓上去看一看黃河的偉大，憑弔一番古聖賢發源的勝蹟！

在車上和坐在對面的一位弟兄談熟了起來，他告訴我們是有公差南下的，這一次卻是因

鄭州覆命了，人很爽直，真是北方人的性格，他看着我們的舉止，又聽說是從東戰場流亡出來的，惻然起了他同情的心，他的部隊是第八師的騎兵團，他說願意介紹我們到部隊裏去辦事，並且說那裏有一位連長是江蘇人，他願意同我們去想辦法。

表弟聽了很歡喜，他急於要找到工作後而獲取安定，免得飄忽不定的繼續流浪，我也很想去談談，可是礙着清弟不能夠半路上把他丟下來，無論怎樣要到了試談後才可以決定，表弟也很同意我的意思，他說到鄭州下車後由他先同那位同志去談談，戒與不成再來告訴我，叫我們在鄭州車站上等他。

我們就這樣決定了下來。

到鄭州又是晚上了，鄭州車站是平漢隴海兩路的交叉點，所以顯得格外熱鬧繁雜：月台上兩面的牆壁上到處寫滿了尋人與通知的粉筆字，「××縣難民過鄭南下了」，「××我在××旅館等你」，「××××我們先到漢口等你」，真是五花八門，我想經過這裏的人，都有看上一遍的必要，也許能夠得到熟人的行蹤。

看着兩壁的粉筆字，又生出了感想，這是抗戰後中國生長起來的象徵，相反地，也是人們在戰爭中離散的縮影！

在站台上守了兩個多鐘頭，表弟還沒有回來，我只有同着清弟走進了一家旅店，然後再寫了許多字條走到車站上貼在兩面的柱子上，這真才放心地回到了旅店。

旅店靠近車站，是一個中等規模，雖然北方十二月的天氣，室內倒是非常溫暖，本來我們是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的，可是爲了等不到表弟，心裏卻十分煩燥，想起了將近一個月的流亡，三個人相依爲命受盡了風霜，現在卻只剩了我和清弟兩人，不免引起了一陣悵惘的感傷！

天沒有亮，我就坐了起來，開亮了電燈，頭覺得有一點昏，清弟睡得很熟，也許他夢在母親的身邊吧，我叫茶房拿了紙筆草草寫了兩封信，一封給上海的親戚，告訴他我已平安到了漢口，另一封給漢口的一個朋友，信上說我就要到漢口來了，我恐怕表弟找到漢口去，信上叫她招呼一下。

清弟還沒有醒，我頹然地伏在桌子上，想到了故鄉的母親和懷着孩子的芬姐，她們在水深火熱的敵蹄下掙扎，是否還健在人間呢？也許我的母親也正在惦念着她兩個奔流在天涯的兒子吧！老年人一定流盡淚水而憔悴了，尤其是芬姐，當滬戰爆發前我到上海姐夫家接她回家，不意後來竟因戰事而交通阻梗就沒有回滬，局勢漸趨緊張，我竟背離鄉井踏上了征途，而今故鄉淪陷將近一月，每想臨行時一刹那，家人含淚目送的情景，腦中不禁湧起了母親的慈顏，我是迷糊在夢境裏了。

睜來清弟已把行李捆好，茶房說今晨有火車南下，我愴然地付了房金走出旅店。

一九三七年大除夕的清晨，我和清弟坐着南下車到武漢去了，車輛向前驅動，漸漸遠離

鄭州，我又想起了表弟來，不知他是否已找到了王作的歸宿。

十一，十一，於邵陽文魁古屋。

## 除夕子夜

平漢路第二十一次南下車開得快極了，好像要迅速走完這陳舊的除夕，而早早趕到武漢過元旦似的，車過鷄公山，窗外風景很似江南的八月，最有趣的是沔脚下的溪水，閉然自得由高而低的流着，那種神氣，驕傲地就如一個飄逸的隱士，可惜火車開得太快了，我不能多留戀一下車廂外的詩境。

由雞公山向南，山麓下的房子，整潔地使人感到有一種卓越的氣概，山民淳樸地看着列車行過，家畜的小動物，依然來往在草坪上，疲倦的旅人經過於此，真像春天的小鳥，回到了美麗的原野。

車頭穿進武勝關，車廂裏的電燈都亮了起來，看着黑壓壓的洞壁，倒有些使人感到森嚴的恐怖，清弟不會放棄這種機會，又張開喉嚨唱了一支進行曲，歌聲露盪洞中，格外嘹亮動聽！列車駛出關口，我在窗外回顧一下這座雄關，頗覺有萬夫莫敵之概，偉大的天險啊，真不愧是中原的門戶！

漢口快到了，全列車的人該都是懷着興奮的吧，尤其是我和清弟。歡喜得老是把頭伸在窗外，行過煤油廡，已望到漢口的電燈了，遠來的流亡者，像從沙漠中回到了溫熱的地帶，心上

頓添了一層暖意。

大智門車站很熱鬧，我和清弟把行李負在背上，走出了月台，在麵攤每人吃了兩碗麵，就打聽着我朋友住址的方向，慢慢走去。

現在正是除夕的子夜，街上的舖子都是關着門的，只有少數的吃食舖的還在招呼着馬路上的夜客，我們經過租界，又見到了像上海一樣的巨廈，馬路的坦闊，警察來往巡邏，間或開過一輛小汽車，路邊的廣告牌子，以及街燈，總之，一切都像到了上海，我記起今年夏天，當蘇聯源爽的晚上，我也在像這樣馬路的上海散步過的，而今卻到漢口了，我真要感謝流亡，把我送出了故鄉幾千里以外。

我們慢慢的在馬路上走着，索性領路一下漢口的夜色，找到了朋友住的那條巷子，巴是半夜兩點鐘了，巷門緊閉着，我們在它隔壁的一間消防所門前坐了下來，清弟用一條毯子蓋在背上，準備天亮後再去敲門。

意外的消防所裏走出來一個值夜的警士，起初他說了半天的湖北話，除了叫人知道他是討厭我們的語氣外，簡直聽不出他的意思來，好不容易經我們再三說明了來意後，他的態度突然變得溫和起來，並且招呼我們到他裏面去坐。

室內升了火盆，電燈也特別的亮，使人進去就感到舒適的溫暖，謝謝這位陌生朋友的幫助，他還拿很熱的洗臉水給我們洗臉，並承他一一回覆我們的問話，使我們像一隻受傷的兔子

得到了保護似的感激。

黎明送走除夕，元旦清晨馬路上都飄展着國旗，並且有飛機聲在頭上響了起來。我驚異地拉着朋友問他是不是空襲，他告訴我這是我國的偵察機，武漢每天上空都是這樣的，我聽了興奮地跳了起來，我已有一個多月沒有聽到本國的飛機聲了，現在又在國旗下聽到了自己的飛機聲，好像又回到了祖國熱烈的懷抱！雖然我是一直行進在國土上的。

自首都失陷，東戰場的戰事告一段落，京滬路全線的難民就像湖水一樣的向武漢湧進，祖國的心臟，頓成了國防戰時一切的中心。我在武漢遇到了許多從東戰場退下來的熱心士。雖然大家都是滿臉風塵，可是彼此間都沒有疲乏的怨艾，相反地卻充滿着救國新生的熱忱。並且朋友們告訴我，政府爲難民辦的事業很多，尤其是對於青年人的招致，我歡喜地慶幸着，我應該怎樣感謝我們的賢勞的政府啊！

朋友熱情地招待我住下，我和清弟把一月來的征塵洗刷了下來，我們談流亡生活笑或者痛苦告一段落了，我預備在這裏休息幾天後再找工作。

武漢沒有給我失望，我將隨着武漢新生！

十一，十九，衡陽兩宿。

## 在流浪羣裏

到武漢後終於找到工作了。我們這個團體共有一百多個青年，由各種不同的方言，可以知道有各種不同的籍貫，有來自白山黑水的關東人，有黃河兩岸的北方老鄉，更有來自江南的文士和領導我們的大隊長，是一個從「九一八」就到南邊來的東北人。大隊長對我們太好了，他黧黑的臉皮上總是堆着慈和的笑容。他對我們說，濟陽事變後就跑到南邊來辦學校，由初中而擴充到高中，以苦幹的精神而博得了當局的贊許；在武漢的人誰都知道武昌兩湖書院舊址的X中學吧。這次他又趁着寒假的空閒，來管理我們這羣流浪兒，他非但把自己整個的精神和學校的一切傢具供給我們，並且還把他所有的私蓄拿出來，以補助我們工作經費的不夠！

我們這一羣，雖然失掉了家鄉，可是我們在大隊長領導下還是一樣的覺得快樂。每天清晨，門房裏吹起身號時，大隊長早已穿好衣服到了我們寢室裏，他領着我們唱義勇軍進行曲，在歌聲中我們都集合在操場上，他又領着我們跑步，唱歌，這樣沒有一天間斷，大家也沒有一絲的怨艾。

我們經常的工作是慰勞傷兵和教慰難民，總是大隊長領着我們到每個角落裏去做，和傷兵寫信，對難民演講，在輪渡上播音，以及其他的救亡運動，總能看到我們這一羣穿着灰棉軍服

的男女青年在裏面活躍着。

我在隊裏是擔任編輯壁報的，這是離開故鄉後初次回到我的編輯工作。我們的壁報名字叫『吼聲』，是採取綜合式的編製，內容共分五欄：

- 一 要緊話（時事短論及人民在抗戰中的責任）
- 二 大家唱（採取新鮮時事編成之通俗詩歌）
- 三 新聞摘要（選載報紙時事摘要譯成語體）
- 四 鬼子暴行（記載敵軍獸行）
- 五 漫畫

『吼聲』的讀者，多數是水準較低而無錢買報的平民，在武漢三鎮的大馬路上是很難見到我們壁報的，我們總是騎着自行車到城郊附近去張貼，漢陽鐵工廠和武昌小鐵路一帶的紗廠工友們，都是我們最好的讀者；記得舊曆元旦的早晨，我同一位同志沈君騎着車子到經常貼報的地方，許多民衆都把我们圍住了，他拉着我們說：『先生你們真辛苦，今天你們不過年嗎？』我聽着笑了起來，默想流亡人是早已忘記歲月了。

舊曆大除夕的晚上，我和『金大』的幾位同志在武昌的馬路上躑躅着，看着兩邊鋪子裏發亮的燈光，和每家圍坐爐邊歡笑的情形，我們都愴然地走回來了。沈君在歸途中，請我們到食舖裏每人吃了兩枚湯圓，他說道也算過年了，雖然我們沒有在家庭裏團圓，可是我們流浪的一

筆墨團圓了。

回到寢室裏，同志們有的在唱着流亡曲，有的卻拉着幾個知己朋友在談着家鄉過年的情形。今晚電燈似乎特別的亮，燈光照着每個流浪兒的臉。我聽到一角的被窩，有低低的哭泣！

清弟在床前的小桌上，點亮了一對紅蠟燭，拉着我說：「哥哥，我們過年了！」我拿着鋼筆在桌上的一張白紙上寫了四句詩：

流浪者

忘記了饑寒

忘記了歲月

生活掙扎在風雨的場合。

第二日元旦中午，大隊長在吃飯的時候站了起來，他說：

「各位同志，今天是舊曆的元旦，本來我們早已使用國曆了，可是中國的習俗已成慣例，我想誰也不會忘記的。昨天晚上我因為看朋友回來了晚一點，走進校門，整個寢室裏的電燈還沒有熄，我奇異地問門役為什麼今天過時間還不熄燈，門役對我說今天是舊曆大除夕，大家要來今晚電燈通宵也算是度歲。當時我聽了就跑到上樓來，看見諸位有的已經躺下，有的卻在看着，有的低低談話，有的唱歌，一種無家可歸的情景，我看了非常難過。兄弟流亡已多年，在

外面也度過好幾次除夕了，諸位卻是第一次在外面過年，難怪心裏有思鄉之念的。今天元旦我沒有什麼表示，只略買了一點花生和餅乾，我們晚上在會議室開一個同樂會吧！」大隊長坐了下去，整個飯廳裏答謝他的是一陣沉默，這是情感和理智的交流，我想每個同志都是感謝大隊長的。

當晚我們又快樂地開同樂會，大隊長自己還唱了一支親自編成的關東大鼓，題目叫做『黑水白山』，唱得着實悲壯，全場寂靜地聽他唱完後，掌聲響徹了整個校舍。

新年裏我們又舉行一個春節節費的戲劇公演，我和清弟都做了籌備的負責人，並且清弟還擔任一幕平劇的主角。在漢口公演兩天，武昌公演一天，表演成績竟打破了過去的紀錄，清弟主演的是『投軍別蹇』，臨時還請了一個人和他配王寶劍，演出的成績很好。我在日記簿上有這樣一節記載：

「清弟之投軍別蹇，扮相英俊，出場之起霸乾淨有勁，表情細膩，嗓音亦極圓亮，進鑿門時之頻頻含笑，尤為妙絕，情配角之王寶劍，嗓音病啞，惟身段及表情極週到，台下情緒至為熱烈。」

公演過後，大隊長又帶着我們去遊珞珈山。武漢大學的校舍很富麗，在京滬都不易多見，珞珈山沒有奇偉的雄姿，我倒是歡喜東湖的水清澈可愛。大隊長領着我們用石子打水弧，又領着我們爬山。他雖然已經中年，可是還那麼堅強活潑，我沒有什麼來形容他，這一位英勇的老

戰士啊！

艱苦地在流浪，畢竟渡過了三個多月，可是我們的生活永遠是活潑的。

十一，二十，兩總衝陽。

## 大別山上

在華中二月的天氣，該還是帶着涼意的，冬末的雨一直下到新年還是繼續地浙瀝，讓雨點儘管吻着馬路，流亡人對它真感到相當的憎惡，就在這乍晴乍雨的天氣裏，我們悄悄離開了武漢，向大別山下進發。

東戰場北部的烽火，交織着黃河岸畔的戰焰，漸漸逼向大別山脈逼來，大別山是中原的一重堡壘，那裏需要很多的人去工作，準備迎接戰鬪！

湖北省××鄉宣傳隊的隊長，他和我們大隊長是東大的老同學，都是從瀋陽事變後跑到南邊來的，現在他一面負責視察教育，一面就領導着這支宣傳隊在大別山下工作着，人數的不充足，使他感到工作的難能展開，於是他回到武漢來找人，聽說我們隊裏人才濟濟，並且有過了一次滿意的公演，於是他就跑到他這位老同學那裏來打商量。

大隊長把我和清弟還有一位錢君都介紹給他，對我們講到鄉間去工作一個時候再回到武漢來，我們也很想到鄉下去走走，因為武漢的工作單位太多了，並且我也對都市的霧擾有些厭煩，於是我們就很興奮的答應了下來。

坐輪船到團風鎮，我們再換乘了一隻小划子，慢慢的從長江支流裏航行前進，夜幕蓋在河

面上，只能見到點點漁火，舟子飽餐一頓後，船就滄漾在河心了，四個人躺在艙裏，連身都翻不過來，錢君抽着烟斗，背靠在艙里閑適地吐出一縷縷的白烟，他很像是一個漁牧詩人，雨點打在蘆蓬上，覺得另有一種情趣，一夜的漿聲，把我們送到了新洲鎮。

步行到宋埠，已是午後四點鐘了，一陣暴雨竟把我們淋得透濕，宋埠是鄂東唯一大鎮，滯一個角落裏的出產，棉花土布大蔴，都是趕集到宋埠來脫售的，我們就住在鎮上的一家舖子後面，我們準備在這裏住兩個星期，排演八幕話劇後，再向大別山脈深入。

台兒莊的捷報，飛傳到大別山下的每個角落，這時我們已在另一個鎮上工作了，捷音傳來，全隊興奮，於是我們就和這裏的領袖人們，發起舉行一次慶祝大會，隊長叫我擬了許多標語，中間有條是：

『慶祝魯南大捷，我們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當晚我們又領着全鎮的小學生和民衆們火炬遊行，行列通過街衢，又通過村莊田野，遠望大別山巔，從光明中看它，格外顯得險峻偉大，我暗暗的笑了，願大別山永遠崇高，不讓胡騎來侵擾它一絲聖潔。

在每一個鎮上，我們總是一星期的逗留，並且工作也是有程序的排列着。七天的時間裏，我們是這樣分配的：

第一天，張貼標語漫畫，佈置隊部會場。

第二三兩天，開抗敵畫展會，全體同志擔任講解畫意。

第四五兩天，公演話劇。

第六天，家庭訪問。

第七天，休息，出發。

另外還有壁報是經常的工作，每到一鎮便換了版名，譬如到了中館驛鎮，我們的壁報就稱『中館驛』了。

鄂東每一鎮上的領袖，便是商會的會長，他握全鎮經濟，行政，治安，以及一切的權衡，據說過去土匪很多，所以現在還有很多的碉堡以作防禦，每鎮的自衛槍也很多，自衛的兵士都是鎮上各家舖子年青夥計，和壯丁農民，夫子河商會長告訴我，他們鎮上從沒有土匪侵擾過，原因是四周築的碉堡多，並且他還親自查夜，這位會長已五十多歲了，可是還很壯健，我願他把防匪的成績，來打擊日本鬼子。

農民們看了我們都很歡喜，往往總要留我們在鎮上多住幾天，戲演完的時候，並且送包子給我們吃，除裏兩位女同志，特別和當地的婦女談得好，走的時候，她們總是依依不捨！

鄂東的沙河很多，山水沖下來匯成一條條的水流，清澈見底，我們常常在沙灘上洗澡，有時索性躺在灘上睡一覺，讓春天的太陽吻着我們的身體，清涼最歡喜玩水，往往洗了兩個鐘頭還不肯回去。

大別山下，以棉花和大藤爲多量的出產，靠山裏面的人，比較長風閉塞，人民多樸實，他們對抗戰都很熱情，有些鎮上的知識份子，自己也組織了宣傳隊，深入僻鄉去工作，因爲他們都是本地人，方言的熟悉，使他們的工作能廣泛展開，確能收到不少的效果。

不過烟毒和賭風很盛，常能見到人家在鬥牌，他們對時間，似乎不覺得有寶貴性，同時客人的應酬，往往拿抽大烟來作消遣品，真使人感到憤怒的不安！

我們在大別山下轉輾兩個多月，共走了八個鎮市，這時徐州已經失守了，大別山已燃起狂熱的烽火，我願山神伸起巨掌來，把敵人消滅進去！松濤啊，清溪啊，我要暫時向你們告別了！

## 從軍行

結束了鄉間的工作，我們又回到武漢。

要不是街上添滿了美麗的夏裝，我們對武漢該是熟悉的。從汽車站到江漢關碼頭，我們足足走了四十分鐘，滿身的風塵和一臉的黧黑。我們從汽車站走到江邊，在路上一直沒有說話，大家都下意識地保持緘默，好像緘默才是初入都市無上的對策。看見了江漢關的大鐘，我才鬆一口氣對錢君說：「從農村裏來的人就是這樣！」

「那可不是？」錢君也輕輕的鬆一口氣。

徐州失守後，武漢表面雖還保持鎮靜，而裏層卻已相當的不平凡了。初夏的薰風，吹得人感到一陣陣的悶熱。我們雖然回到以前的隊里，可是一切工作與生活，卻使像野鹿般回到都市來的人感到不安。全隊的空氣也很像初夏的天氣一樣地悶熱！

回到武漢，恰恰趕上了七七抗建一週年。幾天前隊裏的負責人要我們籌備這一天的戲劇公演。七七前夕我們在武昌舉行化裝汽車遊行，七七當晚就在××小學舉行遊藝會了。我們的節目共有五個，記得是「七二八之夜」、「秋陽」、「重逢」、「流亡淚」，還有一個臨時趕編的「抗戰一週年」。

演出的效果很好，情緒非常熱烈，大隊長要我致開幕詞，我記得末尾一節是這樣講的：

『抗戰一週年，前線後方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都足以驚天地動鬼神！處處表現我們是一個不可屈服的民族！……至於保衛大武漢，我國政府已早有定策，所希望的還要同胞們一致起來，輸財輸力，以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我們必定要把敵騎驅出國土以外，爲我們陣亡將士和死難同胞復仇！這樣才不失今天紀念抗戰建國一週年的意義。』

熱烈的掌聲，真使我興奮地感到流下淚來。七七後幾日，我們又在武漢的獻金台，輪渡，以及公共場幫助獻金的宣傳，這樣的忙碌了好幾天。

在隊裏雖然膳宿可以解決，然而一切日常的費用卻成了問題，我們總是輪流着把自己冬天的衣服，拿到舊衣攤去賣，這樣維持着大家的生活。

在漢口的朋友那裏，接到兩封從遠地來的信，一封是芬姐從上海寄來的，在信裏我知道她帶着一個新生的孩子，從淪陷的故鄉到了上海，風雨和波折使她在途中跋涉了半月，結果她仍舊沒有見到姐夫（姐夫這時已到內地來找工作了）。另一封是表弟從河南新鄉寄來的，信上他說現在第X師當書記，也許不久要到漢口來，叫我可能地在漢口等他。

芬姐信上還寫了許多故鄉淪陷之苦！及別後母親的憔悴。我真佩服她的勇氣，居然把敵人殺人放火的獸行也告訴了我。信的最後說，家中房子燒完了，鄉裏也沒有租收，希望我能夠寄

些錢回去。

表弟的信帶給我鬍鬚，芬姊的家書又使我憂悵，後來我們終於決定了一切，我們幾個最好的朋友會商了大家的出路，姐夫和勇決定進戰幹團，邵君赴四川考空軍學校，我和鏡君考入了X X師政治部，清弟倔強地不肯跟着誰走，他願意暫留武漢再想辦法。

這一次我索性把所有的便衣都賣出去了。匆促的遯避，不能使久聚一起的熟友們多談一點別情，我和鏡君住在交通旅館，當天下午邵君特地來向我告別，他說馬上就要下船到宜昌去，手裏提了一大摺印刷品，他告訴我這是從朋友那裏買來的『難民福音』，裏面載的都是各同鄉會的難民通訊，他把僅有的十元川資買了三分之二，他說拿到船上一定有人會買，他將把買得的錢，維持入川的費用。我感奮地欽佩他的勇氣，作了別前最親熱的一次握手！

姐夫和勇早兩天就入圍去了，來送我們的只有清弟一人。孩子是熱情的，雖然在一起時常被我責罰，可是手足的感情將使他對哥哥依依不捨，我懷着萬分的悽愴對他說：戰爭給我們踏上了征途，讓我們各自站在民族的哨崗上鬪爭吧，我祝你蹲在天才的懷抱裏努力！

臨行前，我又把衣服賣得的錢，同着清弟在一家酒店裏吃了四兩紅酒，我們高舉斟滿了的酒杯替家中的母親祝福，把熱淚也滴在酒杯裏，和鮮紅的顏色混在一起，一飲而盡。

在旅館裏兩天，本師的部隊即由平漢北段開過來了，我帶了極簡單的行李和鏡君投進了

隊伍，薰風蒸着每個戰士的臉，我懷着熱烈的情緒離開武漢，從軍的生活已經開始，今後我將更堅強地搏鬥在艱苦裏。

十一，二十四，北風中在衡陽。

## 鄂東前線

大冶縣是鄂東的一個山城，因為國防上有特殊關係，使它的名字像都市一樣的響亮，人們把『漢冶萍』三個字讀在一起，就不禁要聯想到這一個產鐵的寶藏，不但它在地質上是國家的源泉，並且風景也美麗極了，山清水秀，真不愧是江南景色。

我隨軍到大冶，正是八月的中夏，一個月的舟車和步行，使我跋涉了三個省境，疲勞下週到大冶縣清麗的景色，真使我精神一爽，到大冶縣境是一個涼爽的晚上，宿營地就在大冶湖邊，我們休息了一回，都把身體跳進了湖中，一洗奔波的征塵。

有一次我們在城裏工作了一整天，直到晚上回去，有幾個同志僱到了一隻小划子，他們就很快樂地徜徉在湖心了，水草和夜幕掩護了他們的船身。我們另外幾個在岸上走着，祇聽見談笑聲在水中起伏，却看不見他們的船影。走了一陣我們就提高嗓子喊他們幾聲，這樣遙相呼應着，讓聲浪撞在山壁上再碰了回來，空谷傳聲在月下水面上震盪，很是有趣。

我們駐紮在吳家大灣裏，是靠近湖邊的一個村子。有一次我們出發到離大冶五十里的地方去工作，回來的時候坐了划子到大冶，我興奮地實踐了徜徉湖心的願望。那一天剛黎明時候就上船了，星光下的湖水特別可愛，天上萬顆星星映入水中，像一幅綉絹上繡滿了萬朵銀花，

船邊離水很近，人就像躺在繡花的綢緞上了。水草透出湖面，湖水却清澈見底，到大冶一輪旭日又沉在湖心裏，老遠看見湖邊的一座小廟和廟側的一座寶塔，自己恍然走上畫景，幾乎忘記是奔走在戰爭中的前線！

前線的生活，真比後方安定得多，隔山的砲聲一響，我們必定興奮地預料到敵人那一艘軍艦或汽艇又倒了霉，神威的砲兵，真給我們許多鼓舞，有時敵機也常在上空偵察，想尋到我們砲兵的陣地，可是敵機一來，我們的砲兵沒有動靜了，機聲剛一消匿，我們的砲又響了起來，讓敵艦和敵機加倍地狼狽，而我們的大砲却好像是和他們捉迷藏。

中秋節的晚上，我們都到陣地上去玩，弟兄們都在工事裏談笑着，並且邊吃邊喝的很是興奮。他們是全營合買一條牛，或者是一連共殺兩個豬，我們隨便走到那裏，就被他們拖着不放，硬要你吃上兩塊肉再走。戰地上的秋月，隱藏在雲霧中，長江的水平靜地流着，偶被微風激起一層漣漪，不到一會又平下去了，今夜敵艦也無動靜，軍閥屠刀下的日本士兵，大概都在詛咒侵略的罪惡，而做着思鄉之夢吧！

我們走了一轉，把肚皮裝得滿滿的才回來。這時月亮已圓亮的掛在樹頂上了，揚子江邊的山脈在月色下特別嚴肅，好像睜大了眼睛，向着江水示威！

一個月的行軍，使我受盡了日曬和雨露，從到江西往返的火車上，完全讓身體受着自然暴力之摧殘，因為火車是沒有蓬蓋的敞車，所以遇到侵襲時就毫無抵抗的可能。從江西回湖北的

途中，適逢霖雨天氣，天時莫測的夏天，下過一陣雨就是太陽曬，曬過了却又是一陣雨，這樣地演奏着，我們一車的人，祇有擁抱在一起，啼笑皆非！由火車帶着我們來迎接雨露和日曬！由粵漢路車才到達我們的防地。路上足足走了十多天，部署的東移西遷，使我們往返了幾番山路，因為白天有太陽和敵機的兩面侵襲，所以我們總是夜行軍，疲勞忘記了寒露，辛苦沒有了清潔，每行軍到一個村落大休息的時候，一倒在地上就睡着了。有一次翻過一重山頭，前面吹了休息號，我卸了身上的竹笠和背囊，一倒頭就躺了下來，我明知道身邊是一個毛廁，可是因着有一塊現成的木板放在地上，所以我就很敏捷的睡了下來，我不願意再移動位置而耗費時間，因為二十分鐘後就要響進行號的，我們對時間應該非常的寶貴它。

行軍途中，吃飯是沒有固定的時間和食料的，有的時候白米和牛肉吃得很痛快，沒有時候，煮一鍋子的南瓜却要搶着吃。後來我們到了駐防地，生活比較安定些，可是一月的寒暑和勞頓，竟使我時常發起瘧疾來。不但是我，部裏的同事人都害着這種病，「打擺子」掛在每個官兵的嘴上，有一次我同兩位同事在另一個地方做完民訓工作回部，見到部裏的人都發了瘧疾，有的正在發燒，穿着一身汗水衣還喊熱；有的却是發冷，蓋了兩條被子牙齒還轉軋的作響。剛好的在伸腰，沒有好的却躺着呻吟，奇形怪狀，真是好笑！錢君幽默地對我說，他遇到發作的時候，總是咬緊牙齒躺在床上狂笑，那種神氣，真叫人見了噴飯！

十一月二十六，新晴午應在衡陽。

## 戰地上的秋色

我來戰地已有一個多月了，前綫給我的幽美和恬靜，秋風吹紅了楓林，它又染白了蘆葦。我們有時在山上走走，看看一片的遼遠；有時也在村前的溪水裏濯足，讓水流靜靜地淌過我們的腳底。秋風一天天緊了起來，我老是想著家中的母親和弟妹，望着白雲做一個遊子之夢。

到戰地上以後，我天天記日記，不過很簡單，現在想抄幾節在下面，也可以說出戰地的秋和逗留在戰地旅人的積愆！

八月二十四日

今日分派工作，我與余君及曹盧兩幹事搬往下陸居住，辦理清查戶口，組織民衆工作。暮間在塘畔釣蛙，歷一時許竟滿載而歸，煮後佐酒，又獲一醉！

八月二十七日

閑坐無聊，返部取雜誌，以遣岑寂！

歸途遇雨，踉蹌間竟出冷汗，卸衣躺下，週身發燒，未幾寒熱交作，頭痛如錘！發瘧疾症矣！

九月四日

戰地上的秋色

晚後閑步至後山，見了許多白草衰草，心上頓泛起無限感慨。流亡以來，行將一年，轉瞬風塵，更兼人事顛沛，誠無時不在困苦中，母親與弟妹潛居故鄉，而失地之安全，誠令人撲朔迷離。芬姐瀾跡滬濱，寄居於夫成家，精神痛苦，更不待煩言！鵬哥自入戰團後，久無音訊，而最令人繫念者，即爲清弟，未悉其行止若何，頃有自省會來者，道及武漢被炸慘狀，驀明如清弟，恐將離省他去矣！

家人東流西散，而我又不能解決坎坷以慰堂上，睹此蕭殺秋色，述之以洩胸懷。

九月十六日

昨晚來一俄籍記者，係被派擔任第X戰區採訪新聞者，宿於本部。

上午部中同人與彼閑談各項問題，我亦參加，談話內容，以軍隊政治爲中心，歷一時許始握別。

九月二十一日

託村婦製鞋一雙，笨而且拙，較諸堂上手中綫，誠有千里之別！當酬國幣一番。

九月二十二日

客居無聊，最有意義的莫過於回憶，有人說『回憶是一杯苦酒』，我想這杯苦酒是穀米做的，在苦的中間，至少有一點甜味吧！

在病中的旅人，蟠伏於寒氈中，也祇有拿『回憶』來『玩味』了。

九月二十三日

昨晚清弟來信，係××師政治部發出，悉其已離漢隨該師政治部出發，現安駐金口矣。  
當即覆函，勉以數事，並致慰問之意。

九月二十四日

連綿秋雨，增人離愁，兼以疥瘡大發，坐臥不安，愁又苦矣！  
午後，子良兄相邀敘談：屋後山顛，矗立於雨霧中，益見奇險！

九月二十五日

敵機連續盤旋，鎗日未斷，晚間得電話，知大冶城濫被轟炸矣。  
連日戰事，頗爲緊張，砲聲隆隆不絕，本師部隊，即將開始接觸。

九月二十六日

接清弟來信，悉已移防澗口，備述生活，頗爲痛快。  
與錢君共作晚餐，時星斗滿天。

十月一日至七日

因一日午殮過急，致胸悶如鐵，飲茶如吞石塊，一連臥床數日，乃延中醫診治，服藥五劑，直至七日始見起色，惟胸中仍不暢快，脅部猶時時作痛，僅能飲稀飯而已。  
入秋以來，一連四病，爲在家中所罕見，水土飲食與氣候，誠須特別注意也。

午後起床工作，勉強將本期週報趕出，免誤版期。

十月十一日

此處漸近火綫，本師病兵先移後方，此間隨時開拔無定。

飯後作書與芬姐，報告病歷，並附上母親一函。

晚餐後納涼月下，大吃紅薯而臥。

上面是我在戰地上的日記，祇隨便摘幾天的抄出來，將來有空，我想把它統統整理一下，我們在前方吃的點心，就是紅薯，鄂東的紅薯真好極了，又甜又軟，並且買起來也很便宜。

十一，二十七，在衡陽。

## 退出武漢的外國

津浦口敵兵登陸，開進湖中的小汽艇已數十艘，陣地上告急的電話連珠似的打過來，我們在收拾重要公文與行李，準備分兩部出發，一部至陽新近郊前方，一部攜帶重要公文和笨重行李至後方留守。在一個很蕭殺的下午，我們大家用快速度分道開拔。

路上遇到×××團的傳令兵，知道他們團部已被敵人包圍，現正猛烈衝殺中，傳令兵帶了告急公文到部中來，一晝夜的奔波，真有些像戲台上殞救兵的勇士，我暗暗的被他感動着。

我被派留守後方，隨着一部份工作人員趕到保安鎮待命。這一次也是夜行軍，當我們經過大冶城，已經變成一座荒墟了。暗澹的夜色中，看不到一塊平整的土地，海螺山沉默地垂着頭，湖水似乎在嗚咽着，好像有千百萬的冤鬼哭泣。我們都無聲地通過了這階段的恐怖。

鄂東的公路沒有一段好走的，拳頭大的石塊鋪滿在路面上。深秋的夜裏，天空又下着牛毛細雨，我們大家都屏着氣息地行進，每人心房像鉛一樣的沉重，對於前方局勢的演變，大家都把思索放在腦海裏。本來早幾天我們就接到友軍的電告，敵人這次又施用大量的毒彈掩護登

陸，敵機更是不斷地轟炸，弟兄們的血肉完全成了神聖的任務，只有期待另一支友軍上去接防了。

我們跋涉了七十里山路，一夜的行程才到了保安，第三天又接着命令繼續開拔，限期到金牛鎮集合。

到了金牛，却遇見了出發時派到陽新近郊的大批人馬，這時我才知道，黃石港石灰窰已被敵人迂迴突破了，他們沒有到達目的地就退了回來，金牛是屬於鄂城縣的一個大鎮，我們上來出發到前方去的時候，還在這裏住過一晚，那時鎮上還保持着整齊與熱鬧，這次回到金牛，情形却顯得不同了：凌亂的秩序，滿街都是前方下來的武裝軍人，軍隊和馬匹輻重塞滿了全鎮，一種撤退的淒涼，真叫人看了心酸！

上面的電令還是繼續開拔，同時接防的友軍也熱烈的湧上前綫，我們相互投一個親切的眼光，就各自匆匆上道了。

我因為連日夜行軍，只得和幾位有病的同志跟在大隊後面走，幸虧後來遇到一輛友軍的汽車，把我們載到了賀勝橋，賀勝橋是粵漢路北端的一個小站，現在因為沿江戰事激烈，所以這裏也驟形緊張起來，沿江撤下的軍隊，都由此上車向南去，而南端增調的生力軍，也在這裏下車赴前方。

本師沒有交涉到專車，各部人員都個別找車子南下，一律至長沙集合，我和一位沈君在第

二天中午，才攀上了車頂，狼狽地坐在上面，剛到咸寧却又因車頭損壞而被迫下車。後來遇到一列南下的傷兵車，我們再爬了上去，車子並無篷蓋，負傷同志的血腥都噴出新鮮的氣味，磚風一陣陣吹過來，大家好像臥在血泊中呼吸，而煤灰却被露水黏緊在你的臉上，我們跼促蹲伏在裏面，一直到天明。

車子太擠了，坐在裏面比煎熬還難受，我和沈君到臨湘就下車了，臨湘已是屬於湖南境界，是一個小縣，可是已遭敵機炸過了。我們住在一家小飯舖裏，第二天鎮日警報，無雨下車，到了晚上火車却接腫而來，可是擁擠的情形，爲向所罕見。車頂上堆滿了人，車頭的兩面也擠滿了人，連到車廂底下的輪子上面，聰明的弟兄們也用些板子和稻草舖在上面躺了起來。我們看着這種情景，實在再也無法插足了，只得再住一晚。

第三天清晨上車，是車頭上機師的休息車，兩面的門像鐵桶般的關着，無法進去。沈君發現到有一個大洞，並且裏面很寬，可是他還不敢進去，他和我把話說完了，我就把身向上一鑽鑽了進去，再由他把行李遞給我，這樣兩人都到了裏面。裏面的確很寬敞，是機師們帶着家眷搬運傢俱由粵漢北端逃難到南端來的，他們見了我門兩個丘八，當然很是討厭，可是我門也只有賴顏坐在裏面了，因爲我們要趕到長沙去。

火車到了雲溪，忽遇警報，車即停於山側的鐵軌上。本來我們沒有下車，可是一會兒機聲由遠而近的時候，車頂上的人却起了一陣騷動，於是我們也只有跳下來了。而這時炸彈聲就接

連爆發，我躲在離車頭僅三米遠的田裏，以爲總不能免掉厄運了。幸虧不多時機聲遠去，只炸壞了最後一節車的少許貨物。沈君在倉卒中跳下來，竟把頭皮也撞破了。

坐着像挨命一樣的車子，好容易一天一晚才到了岳陽，我們因爲雲溪的空襲危險，就決定從岳陽下車，想換船到長沙。當晚在岳陽住了一晚，第二天到江邊去打聽，沒有一隻開往長沙的船。坐着划子到城陵磯打聽，也是同樣沒有希望。於是我們只有仍舊回到車站，而南下車因前站榮家灣鐵橋被炸燬，火車也沒有時間開出，當晚我們就擠在車廂裏，把它作爲臨時的旅館，第二天才開始步行。

清晨開始步行，苦走六十里，到榮家灣又守車到天明。我們再狠命的攀上了車頂，這下子却出於意外，車開出後沿站均未停靠，一口氣就到了長沙。

到了長沙，才知道武漢與廣州已相繼失守，我們和部中同人把晤，悲喜交集，他們都以爲我和沈君，在路上遇到轟炸而犧牲了。

十一，二十九，流亡二週年日在衡陽。

## 長沙大火的前夕

「自武漢與廣州相繼失守後，長沙情形驟變混亂，我即由混亂中抵此，故長沙一切較前次赴贛途中，下車後之走馬看花爲不寧靜，馬路秩序雜亂及商店之擁擠，亦爲道光反照而已，反之，每日搬家者，誠不可以千戶計也。」

這一節日記，是我到長沙後第三天記的，本來我到長沙來，這次可說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隨軍到江西去的途中，火車在長沙站台上停了很久，我們還吃了許多長沙民衆慰勞的饅頭和醃蘿蔔，第二次是江西回湖北的時候，因爲向前線開拔需要用品很多，所以我和錢君在長沙馬路上走了一層，那時還是八月裏的事，長沙躺在防空的恬靜裏，商店半掩着在迎接顧客，街上的青年也很多，都很整齊美觀，並且用一種闊適的步子在馬路上踟躕着，來去匆匆的我們，看了真是羨慕。

這一次我們從前線退到長沙來，這座寧靜的古城也沒有以前那樣閑適了，好像是一個中年人患了劇性傷寒症，老是不停的咳嗽着，一切都顯得萬分的不安定了，這種情景給予前線歸來的征人，該是多麼深刻的感觸！

部裏的經費沒有領下來，想回到後方買一點必用物品都不可能，粵漢路南端的傷兵，像潮

水一樣的集中到長沙，車站上，碼頭上，以及街頭巷尾，鋪子的走廊下……到處都塞滿了我們的貧傷弟兄，都裏還要叫我出壁報，我就不客氣的寫了一篇『救救傷兵！』

長沙像得了傳染病似的，白天幾乎看不見多少人影，可是一到晚上又熱鬧了起來，人們一批批的擁來擁去，匆匆忙忙在每家鋪子裏擠進擠出，好像應該趕快買一點東西，再不買就買不到樣子，同時鋪子裏也特別大減價，玻璃窗上貼滿了廉價的字條，『一元錢一聽大前門』，『鷹牌小聽牛奶只要一毛五！』

我們空着手在街上走着，倒也領略了不少長沙的夜景，八角亭轉灣的地方最擁擠，後面人的下領總是頂在前面人的肩上走，冷寂的只有天心路一帶，半明的電燈搖曳着，好像是另一個世界。

後來每人發了十塊錢，我們都像枯渴的植物，得了潮潤灌溉似的歡喜，長沙的麵食真好，我們常常在三湘店吃水餃和冬菇麵，並且還要加幾個饅頭。

本部駐在南門天心街，我們常到天心閣上去玩，登樓俯視，全城在望，在下面仰視它，也有幾分像武昌的黃鶴樓。

遇到最後一批到長沙的同志，他們告訴我，在賀勝橋的時候遇到了清弟，原來清弟的部隊××師是來接防我們陣地的，我問他們怎樣會認識清弟，他們說清弟見他們掛着本師的證章，就問他們是不是政治部，又問他們認識不認識我的哥哥，這樣談了起來，他們還說我的弟弟翼馳

明，一口漂亮的北平話，清弟託他們帶口信給我，叫我在長沙等他，我當時聽了很歡喜，想不到弟兄這次在長沙又可以碰頭了。但是我也很悵悵，要是我在賀勝橋遲走一兩天不是可以看見清弟了嗎？這時却預料不到幾時要離開長沙了！

長沙街上只看見搬家逃難的，情形是非常的淒涼，我們在十日的下午，接到了命令向常德開拔，這時鋪子裏只剩了空空的廚窗，街上已看不到一輛人力車，我們好容易找到了幾輛小車子才把行李運到江邊。

江邊候渡的人很多，簡直不容易擠到岸邊上去。到了深晚，才找到了一隻渡船，然後再一批批的渡過江去。過了一道湘江，心上倒比較清靜了許多，遙望對岸的長沙城，只見點點燈火在燦閃着，好像象徵着古城未來的命運，我們都愴然地嘆了一口氣。

當晚大家都草草的休息了一下，第二天清晨就預備過第二道江了，這時在江邊候渡的人比昨晚更多了，好像後面就有追兵趕來的樣子，我真有些替他們駭怕，爲什麼這樣的不鎮靜呢？聽說武漢失守前兩天，戲院裏還是照常營業的，在這種情景下想一想，真要佩服武漢人的鎮靜功夫了。

當每隻渡船沒有攏岸的時候，就有許多人站在水裏爬上去了，每次總是把船裝得七顛八倒的，還有人向上面爬，必定要等到船伏大聲嚷叫『不能夠再裝了！』才能解纜，好像爬上划子，性命就算拾到了。至於說有翻船的危險，這一層却沒有顧計到。

北風一片，榮灣市的街上到處凌亂，「車襟襟馬蕭蕭！」充滿了退回長沅路的軍民，淒涼的景象，叫人見了窒息！

我們第一晚趕到白箬鋪，次日起來，伙伙告訴我，天剛亮的時份，遠望長沙那個方向整百條火龍在燃燒了。

打聽一下，此處離長沙是五十華里，拿開日記簿一看，今天要寫十一月十三了。

## 綠洲

綠洲在湘江中央，把江流分成兩道，是一個長形的小島，我們搬到綠洲上去住，是南昌失守以後長沙一度緊張的時候，我和瑛哥還有一位同鄉周君。我們搬進綠洲，一方面是爲了我的病後，同時到那邊也有一點旁的工作，於是我們就從緊張的長沙市裏渡過一道湘江到了綠洲。

我們住在綠洲的一所洋房裏，因爲房主人早就聽見風聲緊急而逃跑了，所以我們得安靜的住了下來，我笑着和瑛哥說：膽小的走了，就要讓膽大的來享受，我們住在第二層樓上，房裏的傢具並沒有搬去，有一頂很大的衣廚和幾張寫字台，並且都是漆的白顏色，人住在裏面，就像進了醫院。

推牕可以看見前後兩道江流，和靜靜的岳麓山頭，春天的樹木，特別青蔥茂盛，洲上到處是一片新綠，本來這裏叫牛頭洲，綠洲的名字，還是周君起的，周君很喜歡寫詩，辭句含意都很深奧，綠洲兩字，是他在一首詩裏用出來的。

想不到我從蟄伏中到了火後的長沙，而能搬到美麗的綠洲上來住，我能夠盡量地享受了自然的幸福，像春天的太陽，草地上的閑步，在湘江里濯足，這許多都是增強我體健的因素，一

僵倦伏了三月的流浪兒，居然能回到這樣舒適的懷抱，他應該感到怎樣的幸運啊！

住在綠洲上，我們很是閑空，白天只有幾點鐘的工作就完事了，每當夕陽把岳麓染成紅色時，我們就踱到湘江邊閑談了，我們總是各人揀了一塊曾經由江水沖滌過的石頭，大家坐下來，靜靜地領略着眼前的景緻，第二道江流沒有前面一道來道繁忙，間或開過一隻小划子，越顯出四週空氣的恬靜，我看見默默的岳麓山顛，不禁就想起了騎在山上的烈士來，而今啊，烈士血跡未乾，我們這一代又繼續着民族的革命，與侵略的倭寇搏鬪了。

看房子的老人有一條不大不小的狗全身都是棕色，很是伶俐活潑，我和瑛哥給他起一個名字叫做克米，沒有事的時候，我們就帶着克米到綠洲的各處去玩，有時我叫牠一聲，掉頭就跑，牠就跟着趕了上來，我一口氣從後園的竹籬門跑到江邊，克米却似乎怔住了再不敢向前，於是我再引牠到身邊，抱住牠向水中一拋，牠就很惶恐的拼命地泗上岸來，到了岸上就狠命的把頸子搖，倒像是生了氣，頭也不顧就跑到厚草地上去了。

後來我們不叫牠下水，牠也喜歡常到江邊去玩了，並且自己也會走到江里去洗澡，由此以後，牠的毛更光澤可愛，想不到畜牲也會生了清潔癖哩。

綠洲的環境真幽緻，我們七八個同事也處得很和睦，清晨起來，對湘江狂吼一番，晚上大家又倚着欄杆談些閑話，憑欄瞭望湘江，帆影如畫，煞是好看，有時我們也打幾兩白乾，帶幾分酒意而入夢鄉。

在溫暖的綠洲，它可以給我讀書寫字了，但是湖南的雨天却特別多，我最怕下雨，見了雨天就提不起精神來，而種種的煩惱愁緒也會兜上了心頭，假使我要造一幢房子，那末一定要標上一個名字叫『苦雨齋』的。

因我退出長沙就和清弟失了聯絡，這次重新回到長沙，才打聽到了清弟部隊的駐地而給他寫一封信，不久接到清弟的覆信，才知道他去年爲了到長沙來找我，而在路上落了一個月零五天的伍，並且也歷盡了千辛萬苦而找到了部隊。原來我離開長沙在路上抱病行軍的時候，也正是清弟落伍在路上徬徨的時候，清弟信上：『天地間生了我們兩人，真可算是難兄難弟了』。

清弟在信上知道了我這一次的苦處，馬上就寄八塊錢給我用，孩子太熱情，我的瘦手捧了他們的來信，竟使我感激得說不出話來。

和家裏也多時沒有通信了，住在綠洲，我是不會忘記三春的江南的，於是我又寫一封信給清弟，信上有一段這樣的說：

『……多雨的湖南，我到這裏來已有半年了，可是半年中只有四分之一是晴天，尤其是入春以來，差不多簷前的雨滴沒有住過，南國的春太憂悒了，簡直沒有一絲笑！』

植物的滋長，往往會受雨水的灌溉而蓬勃，可是人的情感也能因天時而憂傷，屋裏呆坐的旅人，對着窗外招展的花木，就格外增加了他的苦愁，內心層層的疾痛，又如何解脫

呢？

前天晚上，我偶然讀到一篇散文，內容完全是描寫母性之愛：偉大，慈祥，熱烈，溫柔，我看完了淚水溢往整個眼眶，引起了許多回憶，啊！母親太愛我了。

十七個月的流浪使我的神經起了變化，是敏銳？是麻木？我實在不能解答，可是我明白，我唯一的愛是寄在母親身上，我的心靈也永遠繫在慈母的身旁，但環境予我太消極了，我不能作一種積極的表示來幫助母親，我希望母親來責備我：減少我的罪過！

母親和你，一定過着我不能想象的生活，同時也可以說是我所想象得到的生活，所謂不想象，或者比較「還好」要是我所想象的話，那就不忍想象了！

芬姊是很明達的，可是老年人或者會想念她不在身邊的愛子而悲哀，而消瘦，我能想到母親額上的縐紋一定又加深了些，爲兒女操勞的母親啊，她實在不能再受任何的打擊！

我惦念着：母親的健康，假若我要寫一首詩，真不知要用甚麼詞句來發抒我的積愆，我總是對着母親的像片來懺悔，以予我生命上的刺激，努力，上進！

庭前的山茶花謝了，其實異鄉的花木，總不及江南的親熱，我總念着江南，更惦记着母親，今後我將以我的努力來報答母親，並且時時不停留地祝福母親和芬姊的安好！

——四月十七日細雨的長沙。——

本來我們住在綠洲，是預備做一點搶救長沙的工作，後來因續北戰事節節好轉，長沙又恢復了平靜，並且勇敢的長沙民衆又在瓦礫堆上建築起房屋來，於是我們又懷着興奮的心，悄悄離開了綠洲。

## 端節過長沙

湘鄉這古城——它還躺在寧靜的氛圍裏，除掉郊外一條靜靜的漣水，它的一切並沒有給我留戀，自從離開了綠洲，我對水就時刻覺得愛好，到了湘鄉，又得與一羣隊裏的同志把晤，空着的時候，我們常坐在漣水邊上談天，說得高興的時候，大家就跳下水去，在日光下洗一個澡。

我在湘鄉住了一個多月，其中曾沿湘寶公路出發工作一次，湘寶線的民間都很貧苦，尤其是一個虞塘鎮，因為從前鬧過水災，田舍村廬都被沖沒過，所以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元氣，街上漆黑一片，個個都是蓬頭垢面，暗，髒，窄，充滿了每個角落，農人們對解決生活成了迫切的問題，說到抗戰，似乎還淡漠一點，幸虧這裏有一個傷兵招待所和一個軍民合作站，裏面幾位同志可以在這裏做一點經常的工作，已漸漸把民衆的意識抗戰化了。

舊曆端節前，我和瑛哥得到長沙部裏的電令，叫我們到長沙後再入××幹訓班受訓，於是我們就告別了五個月來患難相處的熟朋友們，東裝到長沙去，臨行前我還和隊裏製一隻歌，預備由另一位同志配成譜子留做永遠的紀念——至今詩稿還留在行篋裏，我常拿出來讀，而懷念着這一羣熟友，現在也把它抄在下面吧！

我們這一羣

——爲二隊作

我們這一羣

風雨剝去懦弱

霜露磨成堅強

挨着肚子走過二百里

拖着車子翻過山林

打從武漢失守

我們都失掉了家

二千里的跋涉

反正大家心裏不餓氣

誰使我們流浪

誰使我們逃亡

像和尚唸經一樣的掛在嘴上

漣水是恬靜的

可是我們也要把它掀成鐵流

記着

還有艱苦之踏需要我們走走

我們這一羣

二十幾個不知死活的流浪兒

從此在祖國新生的懷抱裏生長。

坐汽車到湘潭，我們在伙舖裏住了一晚，湘潭的夜市很熱鬧，江邊的電炬倒插水中，和江上家家漁火相映着，夠是繁華了。我們因小伙舖的臭蟲和蚊子而睡不着，儘望着一盞半明半暗的小油燈出神，外面的音樂聲很多，過了一陣又一陣，茶房告訴我們：有的是醫者的賣藝，有的却是女人的賣唱，胡琴聲中夾着金石，聽來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幾乎連喜樂或哀樂都分不清，只是叫人起一種癢癢的難受——我真不懂，這種音樂怎會是這樣的音律，可惜自己不是考古家或音樂家，否則當可以下一番功夫仔細研究一下了。

在小客店中，聽聽外陣陣音樂傳來，倍增客愁！

到長沙正是細雨浙瀝的下午，要是古人，一定會用『斷腸』的句子來形容它，兩次浩劫的古城，在細雨中也的確顯得特別淒涼，江邊一帶，到處瓦礫，滿街溝壑，長沙簡直是千瘡百痍了，我坐在人力車上胡亂的思索着幾乎生出了懷古的幽思！

『滿城風雨過重陽』，現在却應該把這句古詩換一個字，我到長沙正是端節前兩天，想起

了這詩句，越發令人低徊不止了。

回到長沙我和瑛哥又到綠洲上去了一次，綠洲顯得更茂盛了，現在到處是綠蔭叢叢，我真相信給周君，信上告訴他說：綠洲以前是一個清麗的姑娘，現在却變成一位風流的少婦了，綠洲上還有幾位以前的老同事，大家見了都驚喜交集，我們并且還到湘江邊去走了一趟，湘江依舊靜靜的流着，還沒有掀起狂濤的波浪呢！

克米長得很大了，身上已沒有以前那樣清潔，大概是沒有人和牠收拾的原故吧，見了我們已不認得，我喊牠也不回頭，像是見了一個陌人一樣，原來畜牲是健忘的！

端午節是在潤生先生家裏過的，臨時一位蕭先生也加入聚餐，潤生先生叫了一桌菜，蕭先生是湖北沔陽人，他自己下廚做了幾樣沔陽菜，他說沔陽蒸菜是出名的，蒸魚，蒸肉，蒸葷菜，吃起來確有風味，吃的時候，十多個人圍着兩張方桌子，狼吞虎嚥，大家搶了個滿飽，居然能有這樣豐滿的飯菜過端午節，在流亡途上却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

離長沙前一天，周君也由湘鄉來了，我們憤然地各自上道，第二日到南岳去的汽車中，滿路都掀起黃龍般的塵灰，却正是炎熱的初夏了。

## 資水和東塔

我離開那座古城已有兩月了，那裏最使我懷念的就是資水和東塔。

到邵陽正在夏天八月，我們這一羣從岳山懷着新的心緒來到這裏，看見了古城甯靜的一切，真有說不出的感覺。邵陽在我腦海裏已憧憬很久了，屢次希望想來看一看，原因是那裏有兩家很好的報紙，因為我想，要不是那地方好，決不會有這樣出色的報紙。

我們住在東城外的李家大屋裏，門前有一個橘園，橘樹的四周都植滿了辣椒，這時橘子還是青色，滿園的辣椒却紅得可愛了。由橘園向前走，就見到靜靜的資水，站在資水邊遙望前面的一個灣處，樹蔭擋住你的直視，好像在告訴你，那邊有無限的幽勝！

東塔矗立在那座土山上，真像是一個巨人，我對它好似生着一種莫名的詛咒，聽說過去東塔曾有過殺人的罪惡，打劫錢財的強盜都藏身在塔裏，並且有一個人到東塔上去，沒有見他回來，東塔是一個神祕的魔窟，就是人白天走過這裏也會提心吊膽的，一條小徑破夾在亂草中，兩旁的草，長得有一個人高，真有些像北方的青紗帳，倘若你這時想起了上面的一段故事，再抬頭看一看站在山上的東塔，就不由得自己打一個寒噤！

有一次我在城裏就擱了很久才回去，回去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了。我懷着驚悸和好奇來通過

東塔下的一條山路，寒夜裏看東塔格外森嚴，塔畔的小廟裏還吐出兩顆燈光，好像是一隻兇猛的巨獸，睜大了眼睛在等待它的食料一樣，我不敢抬頭看了，冒着冷汗，一口氣跑了回來，好像後面有一個恐怖之神在追逐我的影子一樣！

從此我看見東塔更要詛咒它了，雖然我還歡喜時常望着它。

在邵陽四月中我曾離開到別處去了兩次，第一次是到南嶽去看幾個朋友，結果使我帶着悵槍回來，人類喪得幾乎像一隻受了重創的兔子。但一見到古城，脚步放到猶如走進故鄉一樣輕快。古城熟悉的輪廓真是一隻溫柔的手，它撫摩着我的創傷，我該是多麼愛好它呢！

第二次回到邵陽，已經是蕭索的深秋了。資水邊上的風景也顯得有些凋殘，我同着瑛哥和另外幾個朋友在資水邊上散步，水邊上有很多小山頭，可是形勢却都奇峻險兀，竟如大山的姿態一樣，我們坐在一個山頭上俯視資水，也顯得人臨在高懸上。

資水邊上有很多竹園並且裏面都蘊藏着邵陽的特產——實心竹子。瑛哥他們常去砍了回來做手杖，把外面的皮刮去後，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因此，我也常到園裏去玩。每一個竹園都築在山邊的岸沿上，地勢高高低低的太平，人走進竹園，必定要攀着竹子，若過去像人猿蒸出的走路一樣，腳可以不離地，手却不能離開竹桿了。瑛哥去找竹子的時候，我就躺在竹葉鋪的地上哼平調，有一個竹園裏有三顆楓樹，落葉變成許多可愛的顏色，我把它檢了起來，夾得手冊裏面的才回去。

到那陽後我竟得了一個通訊處，就寫了一封信給芬姐，一月後纔算接到了回信，我才知道芬姨又帶着孩子脫離了親戚的白眼而回到了故鄉。芬姐信上劈口就說：「家人們再接不到你的信，母親和我都要發瘋了。」信上並且告訴我「母親已沒有從前健了，家中收入全無，生活程度又高，並且市上絕跡了銅元，通常用的都是郵票，叫我可能寄些郵票回去。」「隔絕有一年多的家，雖然使我欣幸地獲得了消息，可是滿紙的哀愁，却又使人憂悵！當然把兩片紅葉附在信裏寄回去後，也就離開了古城。」

臨走的時候，聽說邵陽當局要把東塔刷成黑色，那不是顯得更森嚴，更恐怖了嗎？

而今我離開那處古城已有兩月了，那裏的人情風物都使我懷念着，尤其是資水和東塔了。

二十八年民族復興節在衡陽。

## 湘行雜記

### 南嶽的夜色

我現在已一口氣爬到南嶽的半山了，在鏡上我化極少的紙幣購了一點零食，倒也把口袋塞得滿滿的加重了爬山的擔負，可是我總於通過了守山的哨崗到了半山。

這裏叫黃庭觀，就是築在飛仙石傍的那個寺院，我這次到南嶽來，差不多一半時間是消磨在這裏的，因為我的同鄉沈君住在觀裏。

上山途中，我儘量地領略了南嶽的夜色，天河把繁星分了一條界限，山壑裏的茅屋透出一點燈光，植物在夜裏已是變成黑色了，晚風織成了松濤的豪曲，秋蟲還躲在泥土中奏着牠的輓歌。

沈君已站在觀門前候着我了，十分鐘的距離，他在接電話後預料到我的行程。要不是我拚頭用手電幌一晃，真要給他嚇了一跳。

觀裏很靜，工役低聲地扯着閑話，好像不願意來驚擾這個寶貴的夜靜。

在後山中我們踏着落葉的枯枝，爬在飛仙石上向下面看看，到底岩石是偉大的，自然就像

一面鏡子，人溶化在自然中，會赤裸裸地照出你的一切來，愛與憎的情懷如輕烟般繞你的心曠，你又會懺悔着自己的罪惡。

把油燈挑一下，我和沈君夜話着流亡的故事，談到了故鄉，又談到了戀愛。

「每一個經過戀愛的人，他必定認為過去是罪惡的。」沈君呷一口濃茶說出他心邊的故事。「我說的罪惡不是單指戀愛」，我看着他眼睛。

於是我們沈默了，這是思索沉默。

在山上看天，樹和雲似乎接得很近，聽着山腳下的汽車聲，覺得自己站在半天了。

汽車盤旋在山坡上行進，像一條睜着大眼的巨蟒，老遠在松影裏看過去。祇見它一對發亮的巨眼，光芒亂射，像巨蟒在尋覓它的歸宿，有些恐怖！

今夜月明如晝，我拖着手杖走到後山，工役在草坪上架起了他們白天砍的樹片燃着了熊熊的火焰，大家還在火畔烤紅薯吃，很有中古時代騎士的風味，想不到勞苦者也有此雅興，其實他們並不覺得是了不起的事，只算是一日勞苦的一點安慰吧。

坐在飛仙石上，聽白龍潭淙淙的水聲向下流出，今夜水聲似乎很急，也許是因爲是夜深人靜的原故吧！在山上搬一塊石頭從白龍潭投下去，石在每一個階段中跳躍着，並且跳得很高，發出豁浪的聲響，很像一個人得意的狂笑，同伴們也拍手跳起來了，一直到石頭跌進了低深的山壑爲止。

我沉醉在南嶽的夜色裏，我應該歌頌着戰爭，要不是流浪，我不會走出故鄉五千里外的，我珍視着到南嶽來的旅程，這是抗戰給人們的福氣。

回到觀裏，老和尚又舉起他的清磬，每一金石聲，叫旅途的游子聽來，該是有感觸的，我不是說慶幸流浪嗎？爲什麼又會生出感喟呢？這是人曲折的情感，我不了解！

寺內發出來的鐘聲，好像是寺僧們在風塵中怨艾的嘆息，含着人生不幸的世故！夜更靜了，我躺着月色朦朧地躺下，迷糊中醒來，隔壁僧房裏又吐出了低的嘆息。

哥德說：『人不在午夜裏哭泣過，是不會嘗到人生滋味的！』這尖刻的誘惑啊，要不是他到了中年，怎會寫出這種悲哀的詩句呢？

松濤聲帶來一陣狂風，把桌上的油燈都吹熄了，於是我又朦朧睡去，在夢中我一定會尋覓到南嶽更美麗的夜色。

十一，二，在南嶽黃庭觀。

## 沅陵行

湘西山勢連綿，雄壯而險峻，且樹木旺盛，爲他處所少見，公路依山而築，不能不算是大工程，這都是抗戰中完成的事業，汽車行進在羣山中，好像面前總有一個巨人擋住你的去路，不過始終沒有阻止我們的行程，汽車上坡，開足油門咆哮着，像一條老黃牛氣喘！

羣山連綿，濃霧重重，有的是霧抱住山，有的是山托住霧，仰看白雲的幻景，俯望萬丈深淵，旅人幾乎是飄飄欲仙了。

車子開到離城五里的五里亭，無法再繼續前進。暮色蒼茫中爲着要趕進城去晚餐，大家只可以下車步行了。

黑夜行山，萬籟俱寂，和同伴邊說邊走，儘可把話題扯到天涯海角，聽松濤悄悄掠過你的耳邊，這又是山程中別有意味的！

翻過了幾匹小山，遠見山城在望，赫然燈山一座，電炬輝煌成功了好幾個大弧形，極像繁華的香港，於是同伴們的精神也爲之一振，心上添了一層暖意，使疲勞減去很多。

沅陵古稱辰州府，戰後已成西南交通之咽喉，控湘西要衝，入川入黔，此爲必經之道，戰後交通建設，首推公路，而山城氣象亦因公路而蓬勃，進城須渡沅水，惟車站一隅亦極熱鬧。

笑不臉含滿坑滿谷，管候車西上之過客。

油燈如豆，推應仰望，明月高懸山巔，夜空蕩漭澈醒人，遠山陰森可怕，近山却靜靜的蘇  
醒了，於是我也溜足躺下，呼呼而入夢鄉。

## 湘川道上

從沅陵出發是細雨的清晨。

車子開出城郊，山勢更比前雄偉了，同伴們都高興得跳了起來，看着祖國浩瀚無涯的原野，青山藍天，都能叫人感到溫暖。

到瀘溪雨勢更急了，在站舍裏停了下來，瀘溪週圍很小，可是也免不了敵機的糟塌，僅僅一條依江的街道，已炸得斷垣殘壁，深秋的雨天，面對着這種景象，怎不叫人感到淒涼而憤恨呢？我們因為找不到旅店，於是就把車站做了臨時伙舖，謝謝站上的職員熱烈地招呼了我們。

次日由瀘溪起行，還是下着霏霏的小雨，數十里後渡江，面前黑壓壓堆着一座吊橋，十分巍峨莊嚴，此處為湘西險灘之一，名龍灘，故名「龍灘吊橋」，橋工偉大，載重十五噸，俯望江流急湍澎湃，同伴們到過黃河的，把它比作小型的「黃河鐵橋」，湘西山勢連綿不絕，龍灘後經一山名矮寨，由沅陵西上是經下矮寨上去，司機是熟路，特別在上山之前休息了一下，把車身檢查一番，這樣才開足了油門慢慢的上去，一層又一層，一溝重一溝，每在轉灣上披的霧方都有一座「轉車台」，轉車台築成半圓形，是給汽車上坡轉灣時倒退用的，在我們上

山時看到山脚下有幾隻山羊，漸漸汽車上升，山羊慢慢變小，最後到了重霧中，山羊已不能看見，而我們好像坐上飛機翱翔於雲海了。

車子駛達山顛轉角處，路旁矗立一石質建築物，上鐫『湘川公路死事員工之公墓』，輝煌嚴肅，我們到此，想起如此偉大的工程，自然想起了偉大的開路使者來，湘川路當局，把這座公墓建築在工程特別艱巨的山頂上，是具有深刻意義的，我高喊大家向公墓死難的壯士致敬！同伴們都靜穆地舉起了右手。

到了『上矮寨』，才把這一段險程走完，全車的人都透一口平安的氣，這時汽車停了下來，司機滿頭大汗，機器也發了燒！

在矮寨上，見到了一個苗民，是做小販的女性，頭上也和普通的湘西人一樣裹了一塊厚布，只是說話的口音特殊些。

當晚在永綏宿營，永綏是湘西邊境小縣，過去是土匪頂利害的地方，城內荒涼陰暗，可見邊區土匪劫掠民間的情狀。

找了好半天才得着吃一餐晚飯的地方，住在車站裏面，晚上聽見樓下站上的職員打電話，知道前進數里橋樑被山洪冲壞正在搶修中。

第二天起程向四川進發，第一站過『茶桐』，採產茶葉與桐油得名，湘川給三省邊境萬山叢中遍植桐油與茶葉，這兩項出產，在我國對外貿易上佔極重要地位，予國防上也有很大裨

勛，由茶桐前進，沿路看到背着竹篾的採桐人。

出茶桐數里過河，入四川境，秀山在我們面前趕過，到龍潭下車午餐，龍潭是酉陽縣的首鎮，士人趕集，街上非常擁擠。

到酉陽車站，已經夜深，雨下得很急，沒有半點燈火，行軍以來，算這天晚上最狼狽！

草草住宿，次日幸放晴光，飽餐後登車繼續前進，當天下午到了黔江。

黔江是川東要邑，市面熱鬧，惜城廓太小，僅一條平凡的大街，四川是新中國的搖籃，抗戰建國的軸心，四萬萬五千萬黃帝子孫用九萬萬隻眼睛注視着它，我們祝福着川省有嶄新的姿態表現出來。

二十九年十二月恩施。

## 後記

把自己比作一隻蒼鷹，五年前，飛出了孕育生長我的江南故國，與着飛行的伙伴，攜起年青的雙翅，翱翔過五千里無樁梳帆蓬的海洋，眼看國土上漫天烽火，便使自己的羽翼在戰猶中鑿鍊成爲鐵羽，兩年前，離開我的最初的旅伴，獨自在賓水邊上一個古舊的城市裏停留了下來。

本來這種平凡的航程和微弱的紀錄，是不夠給它寫出來的，在今天這個歷史的場面中也不知有多少人像我一樣飄流於戰爭的海洋，而自己正如滄海的一粟，能夠在驚濤駭浪中顛簸不廢該慶幸命運適時，假使說：在一粒砂中能夠看出整個宇宙的話，那末也可以給全人類知道，在戰爭中的一個人是怎樣流浪過來的，只要使自己的紀錄確實是用真摯的情感給它熱忱和坦白！

二十八年秋天，我從名山南岳到了邵陽，那時中央日報湖南版正擴充篇幅恢復了「平明」，「平明」整齊的姿態和光明的顏色吸引了我，尤其是編者溟飛君工作態度的熟忱和嚴肅，使我對平明有了無限的喜愛，因為我是從聖岳來的，名山的松濤清澗使我陶醉得十分新鮮健康，在寓所里，朋友又給我裝上了光亮的電燈，湖南清醇可口的甜酒，更動長了我寫作的興趣，於是

每早晚工作餘暇，我便端坐在隱明几淨的屋子裏開始了我奔流兩年來的回憶和懷想，讓自己的思想騎上了一匹追溯的白馬，使它馳騁於往事之王國。

動筆以後，中間又到了南岳一次，在旅途中我寫了第四篇「西上蓮河」，更可喜的是得了另一篇散文「南岳的夜色」，在詩一般美麗的南岳，它真供給了我不少寶貴的靈感與題材，從第七篇開始，我因工作變換到了衡陽，但是我仍舊抱着最大的勇氣來完成了我的工作，一直到最末的一篇為止。

當我完成這一連串的流程故事以後，散居在各方的朋友都寄與了我無限的鼓勵和欣悅，並且紛紛給我寄來了一幀幀可愛的封面，我當時只有感動而慚愧地來接受一般遼遠的友情，恨不得馬上就印了出來以答謝朋友們的盛意，但是不巧得很，擱筆以後我就開始了繼續的奔波，屢往來於衡陽祁陽之間，二十九年夏天重到長沙，當年仲秋以後，更跋涉了千山萬水來了鄢西，一直到最近，全部「散記」又跟着我在行囊里「奔流」了兩千多里。

去年冬天因病從前方回來，使我的羽翼受了一點微微的創傷，醫生再三叮囑我不能執筆屬文，於是我開燈對一束在報上剪下來的原稿加以重新整理，更因許多朋友的鼓勵和幫助，又使我動了給它成爲一個整體的念頭。

扉頁陸地兄的兩幅木刻，是我兩三年來的夙願，想不到在這裏實現了，真有說不出的感謝與欣悅，至於以前曾經爲我惠賜題字的潤生先生和繪寄封面的普漢、鑫泉、志豪諸兄，因原件

先後失落而不得刊印，在我萬分痛惜以外是應該表示無限歉意的。

抗戰建國五週年在恩施。

## 讀奔流散記書後

從辛亥起始，中國已算是一個民主國家了。可是自從滿清帝國推翻後，依樣到這個組織建立的，一切有形制度和抽象規範，似乎同時也就崩潰消滅了。新的國家的權與位，於是在一羣知識不多貪心極大的北洋軍閥手中轉來轉去，如此十年後，國家元氣消耗復消耗，便到一個不堪設想可怕腐敗情形中，勉強繼續存在。譬如當時派往各國的公使，竟靠私自借債度日子。保管北京宮城廟壇的內務部，竟可隨意撤賣皇城牆磚，作為部中開支。即以最明理懂事的教育部而言，將京師圖書館的善本書抵押到銀行去弄錢發薪水，當時社會也不以為奇。至於軍人，自然更無事不可爲了。物極必反，事理之常。這個轉機的基础，却建立在幾個讀書人身上。

當時就有三五個書獃子，空想用文字作工具，將國家重造的理想，質諸多數國民。他們的辦法是從文字着手，將工具重造後，再將工具實用，用到追求幾個抽象原則上面，爭自由，爭開放，……這一切問題在書獃子方面，原本雖近於空想，注入到更年青一輩生命後，不久便成爲一種行爲。因之即有『五四』。白話文與新思潮，二而一，即燃起年青人重新做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隨着『五四』影響，在廣東方面，國民黨也就有了新的覺悟，將建黨建軍當成一件事，重

新加以試驗。因之即有北伐。革命軍能用極少數兵力，在長江中部取得優勢地位，終於使軍閥解體。

蘇俄可是正若這個國家惡運災星尚未脫盡，軍閥雖解體，民國十餘年來所培養的專橫負氣自大無畏的軍閥氣質，在一部分軍人心胸中猶有作用。再加之從「五四」一起始，書獃子的幻想，漫無所歸，無所不在。一部分幻想實奠基於蘇俄革命的方式，這種空洞理想先即在中層分子的讀書人中發生作用，後復在平漢線鐵路工人與上海機器工人及一部分兵農見出影響，因之又即有北伐成功後種種分崩離析。如廣州之焚殺，長沙之焚殺，擴大會議，閻馮與中央在龍海線一場大戰，以及江西一隅某種勢力五六年的負隅自固。即以年青讀書人和壯丁犧牲而言，亦在二百萬以上。這些嚴重教訓，想起來也就夠令人痛苦！

蘇俄正因為這個痛苦教訓，刺激到能思索的各方面，也就應了一句陳舊格言，「多難興邦」。即在朝負責者，和在野的知識分子，能夠就現象加以檢討，找尋癥結，並計劃出種種方法與技術。「九·一八」事變，雖突如其來，其實也有個因果，正反映出惡際對於我民族斃障的一種恐懼和憂慮。因有所憂懼，便只想檢點小便宜，來個措手不及，得多少是多少。且滿以為我與道遇新的挫折，必可產生新的分裂與混亂。凡於我有損的即必於彼有利。用心之狡狠，無不見倭奴趁火打劫習慣，三百年如一日。可是料不到事勢却適得其反。

「九·一八」以後，負責者雖處於一種新的困難中，試驗耐心與能力。然而從愛國團結

魏格下，是光帥得到了普通國民的信賴與擁護，從其同應付困難戰勝困難努力表現中，重新見  
到其點光明。江西局面的崩潰，幸青軍人的進步，知識階級的合作，政府各部門專家的逐漸拾  
遺，存在都說明這個國家的重造，是可能的，重造的希望，是從民族有信心和自尊心的生長中  
毫無現出的。雖因租界關係，荷包底得下二三空頭政治家，利用與愛國，其職在種種活動，其  
善張為幻作用，似亦惟在租界內，對於多數國民方面終亦無所養其技。福建人民政府的喜劇結  
束，西安事變的簡單胡朝花，都表現國民多數向心力所在，已日趨於一致。誰分裂國家團結，  
誰即是罪人。誰在國力增加上有辦法，誰即得信仰。國人對內黨見雖不能完全協作，對外却目  
擊清清楚楚。因此到了三十七六年的夏天，我們纔又被惡隣強迫來接受一種新的課題，即在中國  
共產黨發動二次歷史進軍前的戰爭。

我們要站起，就決不會為他火從新嫉心出發加於我們的威脅而倒下，這是極顯明的事情。  
所以戰爭起始時，雖顯得我們在軍事上的準備極不充分，可是終歸很勇敢接受了這種挑釁，奮  
起應戰。在戰事發展中，雖陸續將沿海各省和長江中部的名都大城學校工廠毀盡，使得全民族  
十分之一的入口轉徙流亡，四萬萬五千萬人生活起了空前絕後變化，各在艱苦困難中忍受戰爭  
磨練我們的教育。可是五半年過去了，我們不盡無敢北喪氣感，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轉而且益  
增強。國家要重造，能重造，不必待戰爭勝利結束時用建設來表現，事實上從五百萬年青壯丁  
應付戰爭的生活方式上，以及從軍隊中學習態度上，也就業已辦到了！

這些壯丁全部都是从國內各地農民中徵來，有些入伍時年齡還不過二十歲，可說是從炮火中慢慢長大的。先前多一字不識，一事不知，二三年後，却已經有多數人能讀書看報，且阻擋個人對於國家的責任，深知從戰爭英勇表現上，和戰爭以外學習表現上，如何盡一個國民的義務了。就眼前的近事取例：昆明城郊是炮火所不及的地方，駐防部隊且多流動性質，這種部隊日子難過得簡單而艱苦，然而有條理，知愛好，是有目共見的。無事可作時，用修工事熱忱來應付環境風景，都已成爲一種生活習慣。我把這件事問及一個最近參加某線軍風紀考察團的朋友時，那朋友却說：『這并不僅是昆明情形，即最前線也還好好保留這種習慣，在民衆間起領導作用。』這種情形雖若平常細微，但試想想看，將來這五百萬有訓練有知識的壯丁，復興轉道散到國內各個小鄉村裏去，若事事尚保留一點軍人愛好作風，起領導作用，對將來國家重造，所能引起的良好影響，會有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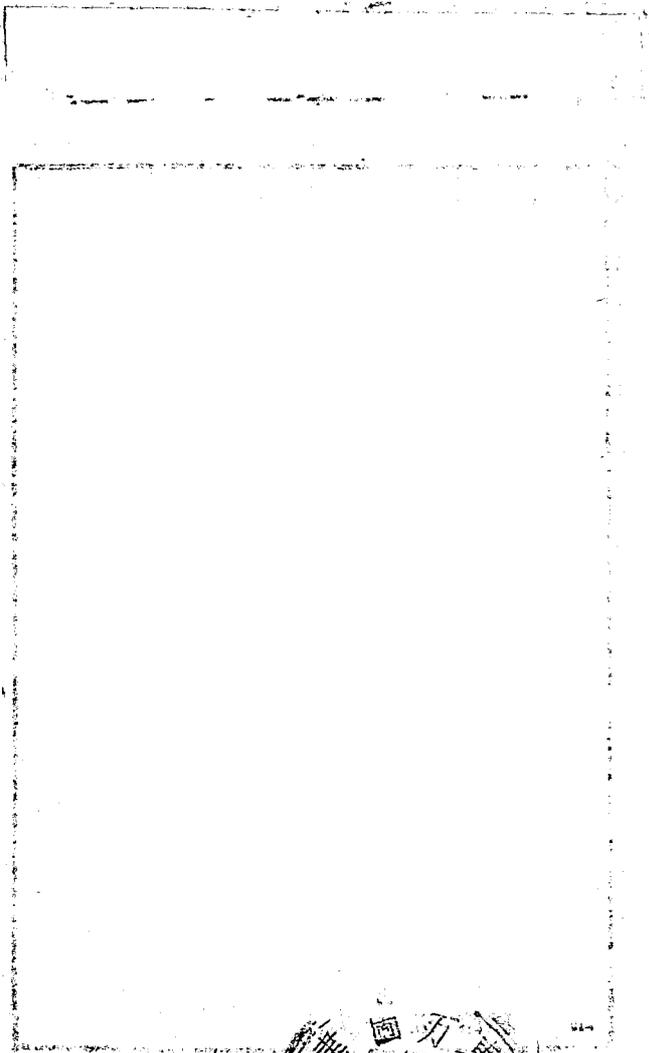
記錄這個國家重造過程中各方面的供獻，足供十年後國人參考的，應當是有歷史家感興的文學作者的事情。這工作既偉大，也艱難。因爲它涉及的範圍太廣，問題太大，原因太複雜。就就過去當前成績說來，是去理想還遠的。即以中日戰爭前後國家大事作題材，用新聞記者錢軍筆調來寫這個發展過程的，如申報記者陳廣雅先生記江西瑞金殘局情景，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感長城三先生記述西北蒙綏中日序幕戰經過，蕭乾先生記載滇緬路的修築，以及中央社掃蕩社記者對於武漢外國戰種報告，某某君南京陷落後十日報告，……都留給讀者一種深刻印象。

用小說來表現的，年青作家中如駱濱基，黃碧野，劉白羽，田濤，姚雪垠，……諸先生，也同樣有許多優秀作品產生。惟這類作品的成就，都若有個限度，記者的筆照例在事件發展上着眼，只見事，缺人，當時得到效果，事後讀來即少意義，作家又多側重在故事組織上着眼，且有裝點戰爭情感攪雜，描繪英雄容易有聲有色，刻畫平凡即感覺棘手，至若綜合景物與人事，好好加以處理，忠實實恰如其分的來從一個作品中寫出一個時代歷史場面，或一羣人的生命發展，以及哀樂得失式樣的宏章鉅製，似乎就還待另外一種作家來努力，方可望從作品中見出不可少的大和深。正因為本身從炮火中接受這分莊嚴教育，且在變動中生長，深切理解人與人關係的變遷，以及個人理想和多數願望在發展中所遭遇的挫折，并熟習應付困難戰勝環境的經過，換言之，即必需『活』到這個歷史每一章回每一頁中，纔會有『寫』出這種人類迎接命運向上向前莊嚴歷史的可能！這種年青朋友在目前，是從任何一個部隊中都可發現的。或因為於學習，或因忙於其他工作，當前尚無從事寫作的興趣。然而他們的存在，他們將來終必有一日能有機會好好使用手中這枝筆，來敘述這個民族新生奮鬥的經過，是毫無可疑的。

同學朱聲華先生，把他的朋友宣博燾先生一本小書給我看，讀過後，使我保留一種印象，即作者從生活經驗的勇敢和熱忱，對新環境的適應性，以及環境中景物大事的理解鑒賞情趣，揮灑氣分的筆，更加上那分接受憂患不以為意的年青人健康態度，都可見出若準備來從事這個偉大工作，是有希望可以慢慢完成的。正當他這個小冊子再版時，所以把我這點感想和妄想

一同寫出來，作爲本書序言也。也作爲我對於生長在戰爭中的一切年青陌生朋友一種普遍的尊敬與期望。國家在重造，新文學也在重造，目下爲前着努力的，明天還可爲後者作同樣有意義貢獻。國家在新生長成中，文學作者也在新生長成中，培養他們需要的是同一泥土，即修正錯誤的勇氣，和成功的信仰。關於這一點，我相信也不大成問題。使我稍稍感到憂慮的，即完成這個工作不可避免的長時期寂寞，是否能忍受？只爲這個工作雖具體，却需要的是「一種追求抽象的人格或性格」，比起其他事業來，實費力而難於見好！但想想，這也正是一種「戰爭」，就應當不能氣餒了！

朔從文 三月二十一日真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8.12.93  
3094  
0564  
登錄號數... I 174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

奔 流 散 記 一 冊

(8334滌手)

滌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壹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作 者

宣

博

熹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廠 館

發 行 所

各 地 商 務 印 書 館



湖北省圖書館審查處

82  
301-44

